行狀

陶谷集

十二

へ16
2394
12

昭和
究
2394
ど16-12

陶谷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行狀
先考議政府左議政府君行狀

先考議政府左議政府君行狀
本貫京畿龍仁成均生員贈通政大夫承政
高祖考諱啓仁兼經筵參贊官有尤庵宋文正公
院左承旨
時烈所撰墓表陰記
妣全州李氏淑夫人
曾祖考諱士慶文科壯元通政大夫司諫院
大司諫知製教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　世子左賓客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有尤庵所撰墓碣銘
妣昌寧成氏贈貞夫人
祖考諱後淵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五衛都摠府都摠
管有文谷金文忠公壽恒所撰墓表陰記
妣延安金氏贈貞敬夫人有農巖金文簡
公昌協所撰墓誌銘
考諱挺岳通訓大夫坡州牧使楊州鎮管兵
馬同僉節制使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
觀象監事　世子師有尤庵所撰墓碣銘文
谷所撰墓誌銘
妣安東金氏贈貞敬夫人有文谷所撰墓
誌
先府君姓李諱世白字仲庚自號雪沙又號北溪惟
我李氏遠有代序始祖諱吉卷翊麗祖策三韓壁上
功臣位至三重大匡太師自是世襲圭組多至大官
十三傳而有諱中仁駒城府院君寔生諱士渭早登

第歷判書卒官開城留後以文行著稱生諱伯持文
科江原道觀察使秩資憲有文詞政術終用清白褒
錄仍父子俱爲國初名臣生諱守綱利川府使贈戶
曹參判生諱行儉能文善隸與朴彭年成三問諸賢
相友善以有武略擢拜全羅道兵馬節度使生諱績
文科司僕寺正受知 宣陵歷敭華顯清裁直操見
重一時以文武全才且將大用早卒未究後贈承政
院都承旨生諱濈隱德不耀生
諱蓋忠文科兵曹正郎贈弘文館直提學卽承旨公
考也承旨公實有高才懿行未弱冠並中司馬兩試
聲譽藹鬱孝殁不顯世共惜之判書公嘗遏李春元
尹暄等請罪之論以扶護 西宮贊成公早世無嗣
伯氏參判公以其支子議政公爲後參判公諱後天
文科刑曹參議事行具載文谷金相公所撰墓碣後
贈吏曹參判配驪州李氏從贈貞夫人議政公孝友
潔廉克嗣家聲屢典州府有循吏績金夫人同知中
樞府事贈領議政諱光燦之女淑哲端莊儀式宗黨
以 皇明崇禎八年乙亥八月初三日丑時生府君
于漢師大寺洞金夫人外氏第府君生有美質自在
孩提已絕異凡兒丙子議政公知 國家有虜釁挈

歸于原州轉踰嶺南仍棲遑圻峽間至九歲始隨還
京師從學于季舅文谷公不煩程督日開月益若遇
好文字必手自傳謄諷誦不置又請業於童土尹公
舜舉尹公門下多童丱英才而尹公特奇愛府君期
以遠到自後言動舉止從容凝重在行輩自超羣見
或有迕意輒端坐讀書略不形色辭衆判公常曰此
兒必大吾門外曾王父清陰金文正公命以表德獎
厲有加及長文辭益就屢發解場屋丁酉中進士出
入黌宮士友咸服其器度人望甚重前後館學之疏
府君一力主張以扶正斥邪或多自製而書之辭語
贍暢筆翰如流人皆屬目稱歎之時同春宋文正公
在朝率諸生通讀于泮宮府君挾策問業多被許可
丙午九月除義禁府都事判金吾金公佐明洪公重
普丞加嚚重每事必咨詢而行之他僚莫敢望焉戊
申三月用洪公尉薦徑陞義盈庫主簿四月移拜戶
曹佐郎庚戌支素號劇部事多積苑而府君涖以通敏
無少罅漏判書閔公鼎重每言異日坐吾座者必李
君也待之不以郎屬已酉朝家將變通漕轉設倉泰
安府君膺選而往區畫裁處悉中肯綮七月除牙山
縣監縣故議政公留惠地府君因其迹爲治一以約

已裕民爲主值歲大飢殫心賙恤合境賴以全活至
他政績在人口者甚多甲寅秩滿還京乙卯正月又
出爲洪川縣監政清卧治冬登文科府君雅負士望
期以朝夕發揚而顧蹉跎一第低徊縣邑人莫不稱
屈及是大闡士論翕然賀得人明年罷歸始府君掌
洋議與同志士抗章斥嶺人以辨儒賢誣枉至是羣
小竊枋其徒入太學追削疏儒名而有官者得以免
府君獨卽日投紱無顧戀意人以爲難邑人樹石表
去後思旣還見世道混濁不樂城市慨然有長往之
志丁巳十月除文兼宣傳官付軍銜不仕十二月丁
金夫人憂明年十一月又遭議政公喪荐罹荼毒毁
瘠幾不全而猶率禮罔愆饋奠之暇手寫禮記課讀
不輟要以體之身心不徒爲口耳資也辛酉三月始
外除卽拜兵曹佐郎旋移司憲府持平時朝廷更化
未久新進士流競出角圭以自標高府君不激不隨
論事務存大體物論歸之夏因旱疏決右相李公尚
眞盛言閔黜罪名之不明至請酌處府君爭論其不
可趙持謙陰護吳始壽府君論遞之四月遞拜兵曹
佐郎移司諫院正言旱甚復引見大臣三司訪消弭
之策府君陳恢公道革民弊乃是弭災之急務且言

求言而不用每爲文具之歸今宜加意體行俾不爲
空言又論睦來善當次玉獄事翻案之時同參議讞
既負罔 上之罪而減等未幾旋有給牒之命金德
遠投疏護黨無嚴極矣而遽蒙收叙國法大壞此輩
若過加寬貸將無以懲負國之罪而防繼起之患矣
既退而復陳啓爭之六月遞拜兵曹正郎七月移正
言 顯廟實錄爲姦黨所誣亂方設局改修府君差
爲都廳郎廳例兼春秋館記事官八月入對朝講進
言內奴婢身貢最是民間之鉅弊蓋其耗費罔有限
節勢不能支盡賣生產以應其役終至離鄉去土害
及族隣此實由於內司之侵擾宜申飭主管內官俾
絕此弊如有復踵前習者外而監司啓聞請治內而
法官隨聞科罪而元貢之外循例應給者亦令定式
無得濫觴以紓其怨苦左相閔公昌重從而贊之
上卽命別爲申飭又陳關東之民困於進供請令勿
拘定限隨時封進亦從之九月遞拜持平錄弘文館
選拜修撰十月移持平病免十二月復拜持平明年
正月遞拜副校理移持平遞拜副修撰論李衷權大
載減等量移之非三月陞副校理捻戎使辟爲從事
官時旱餘得雨 上命近密諸臣賦喜雨詩府君爲

之賜拜文豹之賜　上命玉堂摹進農家十二月圖
府君遂與同僚上劄以豳風無逸之意勉戒深切
上嘉納又賜豹皮秋太學士李公敏叙白請遞付軍
職專畀史事八月拜成均館直講十月還校理尤庵
宋文正公被召造朝尋因承旨李玄錫之游辭陰撝
引罪徑歸府君請對極陳盡誠召致之意又言玄錫
不可不行遣以伸公議入侍講筵推演文義進說曰
聖人之道親親爲本堯典亦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帝王爲治無逾於此又曰書云愼終于始詩稱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凡人作事必要其有始終此　聖明
所當體念處也又曰人君雖在深宮幽獨之地每存
敬畏之念常如對越神明則福祿長久以及子孫矣
又曰爲國之道必須先立紀綱紀綱若立四方取則
臣工率職而民以安佚蓋民之勞逸惟在於上故周
公作無逸亦以民事爲先矣又曰人才國之楨榦不
可不廣加搜訪漢時舉人之法甚好故能致四百年
治安矣古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若至誠求之
列于庶位其有補治道豈淺鮮哉講詩板章進曰凡
讀書非但口讀而已必思所以服行乃爲有益今日
所講之章敬天安民用賢得人之道皆具焉尤當留

意毋忽也玉堂諸學士例厭禁直相持不肯替府君
未嘗强避前後入侍最多音韻暢亮講說精明 上
每傾聽而開納焉一日講心經尤庵亦同入白 上
曰李某是金尚憲之外曾孫學有淵源使之從容陳
說好矣 上可之癸亥元日與同僚上劄陳戒曰伏
見 聖上以聰明有爲之資當積弱極衰之餘 祖
宗之期待臣民之想望當復如何今當履端之月正
宜體天之道觀時之義裁成輔相革舊圖新此尤臣
等所以拭目延頸思見 聖化之日新又新者也誠
願念 先王付畀之重察 邦國危亡之象奮發大
志克修實德典學則益懋時敏之功而有純亦不已
之效從諫則益恢虛受之量而有嘉言罔伏之休待
賢之禮毋事虛文而要令誠意相孚彙征有吉邮民
之政不替終始而必使大信先立實惠下究至於紀
綱之不振則先以公平正大之心照臨於上而策勵
羣工一洗委靡之習修風之難革則始自宮禁貴近
之地躬率以儉而丕變濫僞以致風草之化推此以
往刑賞之或差用舍之或舛命令之發是非之下亦
無不事事而新之念念而終之終至於與天而合其
德焉如是則灾可爲祥禍可爲福人心自固國勢自

尊至誠所感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抑臣等於此復有感焉自古賢聖之君其所以開王業成至治者莫不孜孜矻矻惟日不足如大禹之惜寸陰文王之日中不遑周公之坐而待朝是已至若秦穆公漢昭烈不過成富强圖伯功之君也而亦且憂日月之逾邁悲功業之不建或至於慨然流涕至今使人有感激興起之意此所以定治樹功垂名於後世者也 殿下臨御出治歲行已十周矣而荏苒時月治未食效因循苟度以至今日 殿下者之志爲志則十年之間豈無可爲之時而世道之降如水益下天時人事至於此極此又臣等不能無怨 明主之意也 上優批嘉奬之時尤庵懇請休退 上詢于大臣將許之府君入對力陳其不可輕許尤庵請罷內需司 上不從府君亦規戒甚切俄以暗行御史往湖西出入四十餘邑察視吏治能否兼採民間疾苦條奏甚詳悉事多施行湖民大蘇論者數近來善於廉問者以府君爲首三月論修史勞陞通政該曹以職未準陳稟特命加資臺諫又啓請收還 上敎以積勤勤宜賞久不允論之閱月始有準職命而拗入吏曹拜佐郎從人望也俄兼中學敎

授六月兼漢學教授校書館校理時朝論橫潰棼亂
已甚而吳道一亦同爲郎素忮喜植黨府君一以公
正裁之不少撓道一亦未敢肆閏六月用前命陞掌
樂院正移執義辭遞復拜樂正七月又移應教旋擢
拜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轉右副八月陞左副
九月又陞右承旨恪勤奉職未嘗請告自佚遇有過
舉必懇懇陳戒遞拜兵曹參知甲子正月拜同副承
旨旋陞左副俄降右副二月又降同副出爲黃海道
觀察使政務寬裕治尚廉平尤愼於考績一毫不假
私時因前任方伯之陳請有查出閒丁之舉民皆騷
然無固志爭懷雜兎逃府君以爲爲治當先觀民心
民心一搖國將何恃乃上聞曰今此查丁一事實挽
近所未有亦他道所不行而猝然行之於本道本道
民役之煩重元來什倍他道況且連歲洊飢民無恒
心而今自營門州縣以至單丁客戶無一不被其侵
括人心之鼎沸即其勢固然深願朝廷別爲商量裁
處寧失千百閑丁必以收拾民心爲主則此不獨一
道之幸也仍極論室礙難行之端累數百言下廟堂
覆奏遂命停查於是人心大安歡然若更生焉府君
以本道介在關海之衝爲緩急得力地啓請長養船

材且論鎮堡便宜語多中窾皆蒙聽施滿歲例遷僉
知中樞府事一路舉皆齊咨涕洟不啻如失乳哺相
臣有奉使遼燕者還陳沿路民情 上特命限秋成
仍任疏辭不許府君既不得遄歸則見本道積弊紛
如民困轉甚思有以大更張而通變之乃條陳兵民
弊政十餘事而以管餉之弊爲最管餉者 仁祖朝
爲策應椵島設置於兩西地方使關西專捻而其後
京外需用亦多靠辦無賴罔利之輩因以爲姦蠹侵
漁亡期度海民積苦深怨者垂累十年而莫之能改
至是府君始發之朝廷通問兩西爲罷海西管餉令
度支主管而關西不得橫斂於是宿瘼如洗小民鼓
舞其他條陳者亦得次第罷施府君於爲民開利去
害若嗜慾然莅任二載事多經畫而唯管餉變置爲
大其細可推也民咸稱自設方伯以來府君爲第一
追思至今十月辭遞復還西樞十一月特陞嘉善大
夫工曹參判留境上待代會關西邊民千禁北查狎
至方伯被拿朝廷極遴其代僉舉皆屬府君遂拜平
安道觀察使便道之官到界簿牒堆阜府君不移晷
裁決立盡人皆吐舌稱服府君自海移節益明習西
事疏滯振弊加恢前規明年病遞先是梧里李公元

翼按本道甚有遺愛民立生祠繪像而祀之至是民又繪府君像並享於李公祠以表去思九月拜同知中樞大司諫明年二月拜同知義禁府事三月拜兵曹參判移都承旨陳平壤是西關劇府而風土不佳人不能耐久宜縮其瓜限以責成效又請設科關西以慰悅人心收拾人才並從之六月遞拜刑曹參判大司諫七月拜大司憲八月出爲廣州府留守兼守禦使時久廢練習軍政疎虞府君下車之初卽行夜操賞罰公明軍情大悅廟議將以府屬一營割給他廳府君深以爲不可指陳得失爭論甚力明年正月差進香使將赴燕廟堂以保障爲重啓留之十二月又差燕使拜都承旨翌年正月拜兵曹參判俱以在外遞拜同知義禁都承旨是時閔黨閔宗道李義徵之徒陰結後宮張氏兄希載而宗室杭爲之主士禍朝夕將發俄而 上削黜尤庵責以緩於奉行罷府君職時火色日急尤庵文谷首被大禍仲勇退憂公謫卒於南荒而黃綠之變尤有不忍言者府君屛居楮子江上悲傷忼慷寢食爲損仍遘危疾歲餘始蘇甲戌四月世道更始復以都承旨召兼 世子左副賓客備局濟用提調時當改紀庶事草茅府君在

近密周旋裨補之功良多俄擢拜資憲大夫漢城府
判尹兼宣惠司僕提調五月兼知義禁府事時 壺
儀光復兇徒迸黜而希載謀害 坤聖之事始露首
相南九萬蔽獄誣引周禮八議不施刑訊又入對請
亂法原貰以危言脅持上下府君偕判義禁申公汝
哲爭以三尺辭甚嚴正雖不見采士論韙之八月拜
知中樞府事十月拜工曹判書十一月移議政府右
參贊北勒來以遠接使往來關西明年春伴送于境
上府君前所陳關西設科事未及舉行後爲兇黨所
格更化之初府君申前請得旨至是廟堂請令府君
仍留關西掌試蓋是時九萬當軸處中黨與布列要
津勢張甚尤忌若干士類之在朝於是託以詢訪民
隱出金公鎭龜金公構巡撫於兩南又託以鎭靜出
李公秀彦以正卿左遷湖南方伯又託言李某最諳
練西事而茲事初出於某不可不終始之遂建遣府
君設場於安州取文武士科次放榜將行陳設科固
所以慰悅人心而救民之政亦不可緩請宣布朝家
德意採民疾苦隨事罷革允之府君既西下遂盡心
諮詢鑱恤從宜以本道連歲饑荒請于朝移給惠廳
穀萬餘石助賑還又條陳獎奬多見施行府君曾著

緡關西士民久益懷慕至是尤洽然稱誦二月陞左
參贊兼司宰提調三月還朝四月兼同知經筵事承
文提調時關西營屯爲張氏房所橫占廷臣莫敢言
府君力陳爲民設置之屯不可折入官家 上許還
本營寫進 世子冠禮教書賜馬五月移拜禮曹判
書時以天旱宥已兒黨權大運鄭維岳亦與焉臺
諫爭論久不從府君陳順人心然後天意可格輕釋
重罪非所以應天宜從臺議以答輿情 上卽允維
岳之啓人快之旱氣轉熾右議政申翼相歸異於疏
釋未盡請召諸宰會議府君引疾不赴持平魚史徽
亦以在法當爭入參無義引避不與諸臺從而避退
 上特遞史徽而會議遂不成時輩方懷忿恨大司
成徐宗泰請重勘府君無端不參之罪不許時倖相
秉權其黨從吏傳合府君孤立朝端情迹日感及是
又被侵軼決意辭退請急章再上特命出仕且差節
使行期迫近黽勉起視事七月移右參贊八月兼五
衛都摠府都摠管九月移禮曹判書前時已已希載
父號稱國舅官爲立碑其文至有配我 殿下正位
坤極等語昨今年來猶復仍竪人皆駭痛而莫有言
之者臺官崔啓翁晩始疏論事下禮曹屢經諸堂置

不覆奏至是府君啓請踐之國人稱快十一月赴燕在途辭解本職及金吾經筵摠管十二月拜知樞明年三月復命拜禮曹判書差　世子嘉禮都監提調四月又兼都摠管七月兼知經筵義禁府事八月移拜左參贊又移大司憲辭遞復拜左參贊九月擢拜判義禁府事進階崇政移戶曹判書凶歲司徒之政最難府君處之裕如節財寬民施措得宜十月又兼司僕提調　國朝無　王妃嬪宮　廟見之禮至是玉堂官李鼎命發之於筵中引明制力言其可遵大臣柳尚運等難之　上問諸臣府君首請行之語甚確閔公鎭長金公鎭竄繼而爲言　上遂從府君言仍以爲定制識者多府君對揚之得體先是吳道一當栗牛兩先生黜享時爲清風宰恬然奉行士論鄙之及是道一爲大司成儒生尹得莘等謂兩賢復享之後奉行黜廟之人不可冒入廟門面斥之其黨甚怒至比唐藩逐帥明年正月　上首接大臣諸臣勉以與歲俱新痛祛黨習詔諭懇至　聖教甫訖大臣柳尚運尹趾善等力救道一仍請竄配得莘　上初難而强從之府君以爲　聖上才以黨習爲戒而不移畧大臣卽發護黨之言寧不痛慨遂進言儒生雖

有狂戇之事不可深罪　上爲寤其命已以病屢辭只遞金吾五月兼司譯提調八月復判金吾旋辭遞廟議以西土荐飢將乞糶於燕府君謂必有無限難處之端爭論筵席不能得竟致嫚書之辱而奘亦不貲人追思府君言十月拜吏曹判書三疏懇辭不許十一月又兼判義禁前後屢入議讞務持平允時仕路混淆私意大行而附麗濫訛之徒因以得志府君在銓痛滌盪其巢窟激揚清濁鑑別精當尤致意於擇守宰澄始仕善類爲之拭目而纖人固已睚眦矣是時道一自知不爲清議所容廼呼聚嗜利無耻之徒爲其黨羽又結納柄相與爲聲勢驅除異己脅制同類飛揚恣睢無所顧忌衆目睽睽而莫敢牴觸府君深爲世道憂歎至是道一從　上祭社壇縱酒泥醉覆轍於　上前而言官莫有請其罪者掌樂正俞信一憤甚上章論列於是臺閣羣噪保明其不飲狀甚至領相柳尚運入對極言道一素有軟脚病其覆轍病也非酒也府君痛其欺蔽屢言於人尚運聞而怒之亡何庭試舉人尚運爲命官而道一以大學士主試尚運子鳳輝納卷文甚拙惡殆不成語句諸考官皆欲黜落道一固爭移日取裁於命官遂得上第

洎拆號國言讙然以爲道一阿命官意作此舉措而
命官知而不言卒成其私咸扼腕憤罵而言路亦莫
有論之者愈後持平李晩成始疏請治道一罪削鳳
輝科朴泰淳李師尚等嗾掌令李台龍論遞晩成而
廟堂擢擬道一冢宰銓部寢停晩成臺望府君初政
擬晩成憲職塞台龍以泰淳師尚曾昵已已權兒而
今又附炎逞私枳其清班宿研廟堂亟欲登擢道一
而京尹有窠輒用當品人繇是益含怨次骨百計中
傷之柳鳳瑞者鳳輝兄也以校理登筵進言泰淳師
尚以曾論金春澤之故銓曹塞其清望以春澤父鎮
龜擬除京尹是徒知有春澤不知有君父也上燭
其情狀震怒切責特補大靜縣監又特補師尚陽德
縣監並命卽日發送府君露章自劾備陳通塞顚委
批曰鳳瑞之外假春澤之事欲售擠陷異已之計者
不啻如見肺肝而已噫人君之所深惡者黨論而身
居論思挾雜私意縱恣至此寧不大可痛心哉於卿
少無所嫌安心勿辭速出行公府君以必免爲期連
上辭疏六遣牌召持平金致龍道一友壻也又投疏
伸救鳳瑞斥府君以偏係語極譏張府君愈不安復
再違召仍胥命於金吾門外退又請急章三上特命

出仕時已改歲而大政尚未行備局啓請牌招察任府君不獲已請關外懇辭批曰三告不許意非偶然大政遷就不可不念須勿過辭速出行公大政後復請急章三上輒予告盖府君屈意復出亶爲敦迫不常久於位非素志也仍累疏力辭猶不許暫出參政復三告辭又不許是年六月過大政三辭復予告如前安州牧使俞集一以徵書被直指廉按事下本曹府君只請遞罷至是修撰趙大壽投疏力詆至云曲意阿縱盖亦鳳瑞餘意也府君再疏辭批曰卿之勞苦迄可畢矣意外人言何必爲嫌時以嫚書事右相崔錫鼎被劾免領相柳尚運左相尹趾善不自安辭不出 上察府君忠廉公正可任重畀虐簡已定先示徵意如此翌日遂下教政院曰領左相引入已久右台缺位卽今廊廟一空言念國事無以爲喻右揆之代不可不亟卜而臺啓結末遲速未可預料則大臣命召之際必以爲難便在前如此之時必有變通枚卜之古例本院卽爲考啓政院以 明宣兩朝特卜古例及 當宁已事仰對 上卽命開政御筆特拜府君右議政府君自少已負公輔望及久滯列卿人恨其遲麻制之下朝野欣欣相慶時久旱得澍人

稱爲相公雨於此亦可見屬望之深也府君上疏辭批曰卿之才德允叶輔弼簡自予心公議僉同何用撝謙至此乎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上下之望復三上疏辭不許工曹參判吳道一投疏以爲相臣引入一不敦勉直下斜封不少審愼 殿下於是乎不能無失 聖批歷舉 先朝李相慶億引入時特卜退憂公故事斥其用意之不隆特補襄陽府使俄命削黜府君疏辭批旨敦勉備至遣史官傳諭仍命偕來再疏懇辭批曰卿之卽今難安由於吳道一之疏而予則以爲大不然也特卜之擧自有古事道一云云已不成說而設令相臣無故遵例詢卜捨卿而其誰乎然則簡雖在於予心公議之僉同可知也於卿苟有大段難進之嫌則其在待大臣之道豈徒强迫爲哉須體此意毋孤虛佇之望又特遣承旨敦諭府君感激隆恩黽勉拜 命 上將秋謁於健元崇徽三陵大臣入對陳請 崇陵遣官攝祭崇陵者 顯廟寢園也府君上劄曰伏見禮曹草記之批有曰久未瞻拜 崇陵倏已五年感時追慕當復如何以當日之教推之雖有此不得已變改 殿下之心必有怵惕不安者矣初已磨鍊之節目到今

臨期猝變豈不有歉於情禮而事體亦豈非未安乎無已則　徽陵之祭遣官攝行而　崇陵則展謁之後仍行親祭庶幾無憾於霜露之思也　御批劄辭得宜可不依施焉九月　上親臨春塘臺庭試擧人府君爲讀卷官取弁憲柱等六人時倭人有六成銀交易之請府君以爲不可輕許而僚相乘府君在外時遽爲稟許校理李喜茂極論不可遽循狡夷之請以啓無窮之弊府君仍上劄曰當初倭人以銀品粗劣歸之於新採銀穴云而銀之好否惟在於吹鍊之精粗則新舊銀非所可論至於計給劣數以準八成云者尤不近理若果準八成計劣則直以八成行用可矣別造六成新制添其劣而用之於渠曾無一分之利徒有鎰銅之浪費此果爲眞實之言乎自十成而爲八成也亦必曰計劣而到今八成無計劣之事則他日六成之用亦如八成而已其果能保其不見欺乎若曰渠之國中既以此通行云則長崎買賣或有流通於中國者而前後燕行之往還何無此等語耶兩國通貨元不等閒而初不有島主書標又不知朝廷意旨而代官一人直以十餘萬未必用之銀徑自運來於重洋之外若將通行無疑者苟非輕視朝

廷或與商賈私約必不敢爲此其爲情態節節可駭固當嚴責商譯以示不許之意而計未出此旣已吹鍊知數矣且令成送書契矣我之意向彼先知之到此地頭防塞無語其勢不得不許而他日之利害得失實有不可知者觀於錢貨一事亦可驗矣當其行錢之初夫孰知其弊之今如許而由其淆雜漸甚流弊漸滋難處之端不一而足今此所謂六成銀六分是銀四分是鍮銅卽今淆雜已如此則日後之弊必有甚於錢貨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也朝家非不知此而今之形勢誠無可塞之路姑許其行用蓋亦出於不得已也雖然當初定奪之時以計劣行用之意使之成送書契觀其書契多是游辭終不肯擧論一劣字只令勘定所代送標記者尤極狡詐渠旣不從我言書契猶有餘蘊且其所謂勘定所標記者本非曾前通書之人則何可以勘定所標記爲他日必可信之契券而更無一言曲循其情乎旣以計其劣數永久行用之意使之嚴辭相約而空言成約終歸無益以勘定所標記中語必使之改書契以來以觀彼之情僞則我無失約之事而渠亦必有所處矣此事若只係商賈輩互市則謂之事涉徵細可也而旣爲一國通

行之貨將有他日無窮之害使一國之內終必無銀而後已則其所關係亦可謂不輕而重矣不可諉之於微細而容易　處分也明矣因其强爭不已輒許其請其爲國體之傷損已不可言而若此不已一事二事以試其輕視之計則未知朝廷將何以善其後也凡事慮始不厭熟講向來北米之事猶可戒也深願　聖明更加財度而善處之勿之有誤幸甚　上批以更令廟堂禀處領相柳尚運左相尹趾善上劄以爲萊府行文已爲付撥今雖急使追還難保其得寢於未達之前許用之後果生奸弊則其曲在彼雖以此撤市我亦有辭臣等之見則如此今若無端追寢以駭遠邇之聽則國體之傷損如何今計先勘臣等誤事之罪盡列狡倭輕視朝廷之狀以折服奸計之外恐無他策也云盖譏嘲朝不平之語也府君又上劄十卞事之不能無獎者初若不知則已今既知之而姑且因循乃曰且待獎生而徐圖之其果近於理而難易之形亦豈不相萬萬乎狡倭之性本來變詐百出而今於此舉已有輕我之心他日奸獎之作又不知生出何謀逞其嘗試之計而使我不暇較其彼曲而此直耶錢貨一事臣於前劄亦言之矣卽今

錢之爲弊萬口皆言而朝家之不能遽革者何也以其遍滿國中事勢極難處故也今此六成一開其路不出一二年將遍行於國中則其難防之勢殆有甚於錢貨矣臣恐其奸弊生時節節難了之端不獨在於倭人也列狡倭情狀以折服奸計豈非策之善者而因其失了一着今無奈何則臣所謂改受書契實出下策臣亦自笑然其救弊之道臣則以爲此外無他何者蓋所謂書契中措語已極糢糊而勘定所文書中所謂買賣代官方申付處云者不過使今之代官舉行而已未必爲久遠成約之計況代官問答之際我國行用元無增價及有非關白本意不可以加給之意載之書契令勘定所書送手標等語顯有變幻難測之端則何可以此爲十分可信底文書乎以此爭執使之改送書契彼若聽之則我亦許之既許之後彼以計劣之用爲不利於已則請改之言必將先發於渠矣若彼不肯改送則彼曲我直不在於他日奸弊之作而先已判於此矣以此相持雖至歲年之久亦不可恤時月之差遲差速有不必論矣至於文書已發一款臣之惑滋甚焉臣之劄陳在於文書發送之翌日又其啓下備局差遲一宵間耳南邊撥

路本不如灣路之速間或有動徑旬月之時若以臣言爲可採立卽 處分踵而送之則設或未及於中路比到萊府要不過先後之少差耳不論事之可否以此爲難臣不敢知也古之刻印銷印固無論已近來朝令之變更文書之煩複顧亦何限而獨於此事乃以爲苟簡顚倒尤非臣賤慮所及也況其文書不必追寢而還之也前日關文中旣使之嚴辭相約則今所謂改書契卽其相約中一段事不過以前關未盡之意相繼而行文者耳次第追到亦足矣前關之必將追寢云者無乃未及深察臣劄意而然耶 上

答曰當與廟堂商確而處之後卒無所變改至今爲國中巨弊識者痛歎時臺官以監試二所試官收考限後之卷擧子輩闌入廳上踏印有同亂塲請罷塲 上命問于大臣府若對曰臺啓罷塲之論實出矯弊之意而但旣罷之後若欲更設則遠近擧子必難復聚仍不更設則大比之科不滿其額若欲以二所額數都取於一所以補其數則一所收卷之不違限擧子之不亂雜亦未可知一罷一否並取其額亦非所宜千戌監試冒入人現發之後臺諫啓請罷塲而以 祖宗朝罪在試官罪試官罪在擧子罪擧子勿

爲罷場之令甲旣許勿罷矣今者收卷過限固爲試官之責舉子之闌入踏印亦由於不爲趁早打給而然士習雖可駭其責亦在於試官因此罷場殊乖令甲本意批以依令甲勿爲罷場試官並罷職時有一所擧子闌入踰出之事臺官並請罷二所試場逕臣又以爲仍存不罷節節妨碍不可不趁未出場而罷之 上命更問大臣府君對曰今若監試兩所並爲罷場則不行監試而只行東堂決無此理東堂又不可行矣京中則監試東堂俱不設行而外方則獨先行之耶然則並罷京外科而別爲復設耶抑將以大比之科闕而不行耶到此地頭臣未知終何以處置則可也毋論試官與擧子旣曰有罪則人言之喧騰古今何異而 祖宗定制猶且如此則其遠慮所及蓋可見矣且臣之所大恐者卽今國綱如此人心如此士習如此設或罷場而復設安知無辭說之紛紜不復如今日乎苟如此則又將罷之而復設雖至再至三而亦可爲之耶節節妨碍臣恐在此而不在彼矣 上遂命勿罷時以罷場事浮議甚盛皆望府君之力主而府君確然無變識者是之兵曹判書李公世華以禁軍承傳之不卽擧行特罷府君劄陳世

華樣率無他同朝所知司馬之長異於凡僚不當退斥之太遽又陳今番監試出榜時政院以收議等事先通試所以致節節難處承旨不可不罪 上命罷承旨而李公事不從時有申奎者陳疏請復 魯山慎妃位號 上命詢大臣百官府君議曰 魯山禪代時事大抵當時之人如村婦里童易嘗知君臣之義而凡其出於口發於聲者無非哀傷悽怛之意猶至今未已一國人類孰非 光廟之臣庶而尚且如此則終始 聖祖之本心有可以仰揣而天理人心亦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前代帝王雖於異姓先代之君猶不追貶其位號而 皇朝之事亦有可以比例者則今於崇奉之議宜無有異同而第茲事關涉至重有非臣子容易開口處從前闕典靡不畢舉而不過修墓致祀而止終不敢論及此事者豈無所以乎至於 慎妃之事本非出於 中廟之意觀於先正臣金淨等一疏及先正臣趙光祖駁論權敏手等一着可見公議之所在矣然在當時則固當請復而在於後則有所未安其後歷幾朝 列聖閱幾人名賢而猶不敢以此爲言者亦必有其由矣今者諸臣所引宋朝郭孟二后時劉原父之議程伊川之言實

爲不可易之定論以此推之則 中廟之所不許到
今追擧恐未可謂得禮之正矣若 貞昭二陵之事
其在 太祖文宗之世 壺儀無缺則後來追復於
禮亦宜自與此大有所不同矣何可援以爲例乎以
臣謏聞寡識當此數百年所未行之大擧措大典禮
何敢折衷羣言論列可否以犯僭妄之誅哉惟在
聖明深究而默運務令義理歸於至當而已 上下
備忘記命復 魯山位號 愼妃則 中廟既不開
納先正之言到今强躋 清廟終有所未安命大臣
以下各陳稍加詧奉之意府君與領相以爲別立名
號有逼奪之嫌無寧酌定祭需封植墳塋且給守墓
人官營祠宇使之移奉神主爲宜 上令儒臣博考
稟處是議之發或有昧於義理妄生異議者否則不
甚商量力主峻論而府君獨一裁以義理辭語懇至
議論的確又自有深憂遠慮寓於其間農巖金公亦
稱服焉領相柳尚運請寧越楊州 兩陵使都監堂
郎先爲奉審府君陳二百餘年未修治之地都監堂
郎之獨爲往見似爲未安 上答以初頭則只送堂
郎無妨判中樞崔錫鼎繼請進往府君進曰臣於前
日以大臣當往之意已有所達蓋二百年後始有改

封之舉事體比常時改涉尤重只送都監堂郎終有
所未安矣　上乃命遣大臣時癘疫大熾民死亡且
盡而闕內又有火災府君陳恐懼修省之意且言即
今奢侈之弊已極古人曰奢侈之害甚於天災紀綱
解弛民不畏禁而然也自　上宜惕念而節儉之道
自宮禁始使羣下有所觀感則凡諸政令之間皆有
實效而應天之道無過於此矣曾前　聖教申飭臣
隣不爲不切而羣下不善奉承無當官蒞職之效此
則羣下之罪也　聖上益加勑勵則豈無實效而近
來臣隣恬嬉務免目前之罪而不爲悉心奉行苟爲
誠心奉行則豈無益於　國家乎臣所謂自　上勑
勵而後方可有實效者此也　上曰大臣憂愛戒誨
之言可不留意焉府君又請詢問于入侍諸臣各陳
應天弭災之道　上曰崔判府事略施譴罰今已曠
蕩而金德基之疏已甚此亦末世弊風也府君曰當
事誤着則罪之事過則宰復不復留着天地包荒之
德大矣非但崔錫鼎事凡臣下有罪者警責而無所
蘊蓄則君臣上下豈有情志之相阻而以是心而推
之責勉羣下則羣下雖無狀豈不仰體　聖意乎是
日又發新銀事府君曰臣以愚賤之見前後屢陳今

朝家既已許用臣不敢强爭而若問其便否則臣以爲不可行也　上問諸臣諸臣議多不一　上命更觀前頭處之已卯　春官順經痘疫　上喜甚欲毋論罪犯輕重盡爲疏放府君就其中罪犯名義關係至大者輒爭論其不可輕釋時徐文裕長國子設課試有循私之誚禮曹叅議朴權請削其榜自今定相避法府君以爲今番洋製既致人言固當削罷而但覆試已揭榜課試已作筌蹄今姑仍存而罪其試官爲宜至於相避之定既不能正其本而變通於令甲之外殆近隨矢立的不可輕議　上以用私未著有難論責相避一欵亦不必創行爲教新榜進士洪重疇以借書試卷事禮官疏請拔榜命詢大臣府君以爲試卷借書雖是士子謬習現發之後不可因循置之代寫者有罪則借書者獨難晏然拔去爲宜左相崔錫鼎盛言冤甚不可拔　上從其議府君常以爲科事甚重不可不一主嚴截前後獻議每傳此意雖於親厚而亦不之顧焉五月劄陳銀錢利害略曰朝家爲慮銀錢之弊譯官之出債各衙門者皆令以銀錢參半捧納此固出於隨時變通之意而臣則竊以爲不然也即今錢果益賤矣銀果益貴矣賤使之貴

貴使之賤理固當然而苟欲矯其弊則別爲講究容
或可矣至於軍門舊債之以錢代捧實有所不可者
内以各軍門外以保障之地米穀已竭布木已盡留
儲之銀貨亦不能如舊時所存而今又以錢文代捧
其債則是將並與銀貨而同歸於朽然矣至於地部
則銀貨之不時需用多少有難預定不比軍門之留
作後日計而聞今所儲尚未免豐耻則又何可開此
代錢之路乎既捧之後還作本色則似若無害而錢
貨之貴賤本自無常他日之有縮實難預度其不可
計其未必然而輕爲此舉也亦較然矣況凡事之偶

一行之仍成後弊者頗多有之此又恐不可不念也
若以各衙門負債者之此時償納爲慮則姑展其限
待十月新銀之出來許以本銀還納以寬其目前徵
納之怨其在公私必將兩無所失矣　上答以量處
後於筵中謂左相崔錫鼎曰右相之劄誠有意見卿
意如何錫鼎曰目前徵債爲急臣果以此陳達而右
相所陳十月之限太過姑減數朔無妨耶　上曰待
十月新銀出後以銀收捧似爲順便與右相更議稟
處後日登對　上更以此詢問府君又陳地部以銀
換錢之說臣竊以爲不然夫錢者或賤或貴元無定

價之物也今者朝家若示貴錢之意則姑似稍騰而
後必不然凡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臣恐銀若一
出難充其本數也給債未捧之銀猶不可以錢捧之
況以見失之銀又豈可出換耶　上曰使各衙門限
十月新銀未出前以錢參酌捧之時左相崔錫鼎進
冊子大要請改易官名臺諫勿避嫌參下官疏滯改
明經科規釐正田賦革罷軍門等事也是日府君陳
變通之道初頭非不量度講行而其後難保無弊況
當此時何可輕議乎官名不正在所變通則變改無
妨而第未知改名之後可能有補於實事耶臺諫事

矯弊之道亦未知更無他弊參下官事六品窠必多
出而後可無積滯之弊科事則式年被選人不能通
書札變通爲當而第遐方儒生之所望只在式年今
若變改必多落莫之類至於文義則爲試官者臨時
考問以定高下爲可而大段變通則終恐難便矣即
今歲入日縮朝家命令不行前後事目非不申明而
實結見縮成賦漸減均田之舉在所不已而若使各
邑守令爲之則終無着實之意稍待一二年民間蘇
復之後差送均田使專管擧行爲當軍兵身役之弊
最急軍門革罷諸大臣既陳其難便之意矣此則恐

不可議而逃故闕額充定之舉似不容少緩闕額若欲減定則京衙門無支撐之勢若欲充補則閙丁難得今於各衙門諸宮家所屬良丁中搜出漸得充定則民力庶可紓而國計亦可支矣大抵其所條陳外面雖好變通俱難容易故府君以此陳達自南九萬當國以來專務以小惠悅民民習因此大變府君居常慨恨至是白　上曰近來退捧蠲減等事朝家軫念民事有此一時不得已之舉而外方之民輒生希望唯事遷延守令則報于監司監司則狀聞于朝廷而既曰民事切急則朝廷又不得不每許退捧以此仍成弊習有若應行之例矣在前則田稅大同民皆知其爲不可已之役守令亦不敢生退捧之計而近日則此弊漸甚良可寒心若以民事爲言則朝家惠政宜無不均而或有已準捧上納之邑或有元不捧之邑既已準納之邑則其視元不捧之邑豈不爲寃甚乎若以癘疫爲言則今年癘疫八路同然獨於此未捧之邑豈至偏酷乎姑息之習已成痼弊當其收捧之時則輒遷就觀望請其退捧及至秋捧之節則又以爲兩年貢稅決難一時徵督又請往年條勿捧遂成年年逋負而且徒以目前之計多受移轉者及

至秋後有難捧之勢則輒又圖遞而歸其習誠可惡矣卽今畿邑田稅大同此非徵督之時不得不許令退捧而旣有已捧邑上納之令姑觀其上納形止其中未捧邑守令輕重間區別論罪以爲警飭之地似不可已矣　上曰今年癘疫雖如此而未納之邑豈有癘疫獨爲尤甚之理乎在前不捧之弊每每如此皆由於各邑守令不爲惕念遷延是事外方小民以一時蠲減仍希冀僥倖其習可駭此後則各別申飭而今年尤甚未納之邑抄出論罪可也時臺諫方論趙大壽冒禁乘馹　上問于大臣府君曰其濫騎與否雖未能詳知而雖出入三司之臣朝家必有給馬分付然後方得乘馹況旣有禁令何可冒禁乎前日兩西監司以犯禁乘轎之罪至於削黜今此濫騎比諸監司之乘轎尤有所不侔者矣臺諫或謂詳審而處之或謂明知其事云其事虛實旣未可知則固當行查而臺啓方張一邊請查亦恐事體未安冒禁而騎馬者固宜非之不考馬牌擅自給馬者驛官論罪旣有挈令察訪知其濫騎而終不報知於監司或私自許借則亦當有罪而臺啓不爲並論是未可知矣　上曰大壽之冒禁固已非矣察訪之私許驛馬亦

甚不當並令本道查覈崔錫鼎爲人輕脫監董　端宗陵寢改封之役事多不善人頗議之至是江原監司狀陳　陵上中坼至於二尺許　上下驚動府君請與禮官及繕工提調下去　陵所奉審修改　上亟是之許往仍命罷錫鼎職府君自　陵所還言寧越之清泠浦卽　端宗當初所住處似不當仍爲廢置宜別爲識表　上將許之爲領相柳尚運左相徐文重所沮府君又陳今番封　陵時寧越獨當本郡大同綿布及貸出賑廳錢三百餘兩宜並蕩減許之府君嘗以我國俗習澆薄輒於科事不顧事理務喜爲罷榜之論每擧金文正公定論恨末世之不然自有昨年事尤慨然欲一聞於　上至是上劄曰曾在　仁祖朝乙亥年間兩司方有罷榜之論臣之外曾祖文正公臣金尚憲適爲憲長卽出而停之旋又引避曰罷榜者天下之所無而我國之獎習昔在　先朝設科之後每有罷榜之論士習日偷獎亦不貲不得已因禮臣建議依　中朝之例塲屋雖有變故試官之應罷者罷之擧子之應削者削之永勿罷榜事疏而爲令著爲定式斷不可續續撓改也今番科擧塲屋變故雖多徐究其故則皆不過試官擧子之所

失應罷者罷之應推者推之應削者削之應爲處置者處置之而已何至復爲罷榜之論廢 先王已定之令啓後日無窮之弊哉不但今之榜不當罷自今申明舊令勿開罷榜之路俾士心有定弊習永絶可也以此引避前後至四玉堂請遞而 仁祖大王特命出仕有以見 聖意之有所在矣至於今日則國綱人心漸不若古其弊將不可救此在 聖明加意而裁處之答曰劉陳之事實合矯弊可不留意焉九月正言李肇陳疏語極譏張盡驅廷臣於懷私罔上之科而時有俞信一杖殺北儒之事譬人魯承經

以援證受刑而年已踰七十肇又言七十免刑載在法典格外之刑實爲過舉而羣下恐言之觸忤傷信一不敢臣又揷入大臣二字意在操切 上嚴旨遞職府君上劉乞免答曰李肇一篇主意專出於排擯異已務樹私黨之計此誠浮薄喜事之尤者也豈不痛心哉於卿少無所嫌如此之說何足介懷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至望後於筵中又教曰李肇之疏於異已則盡欲陷害私黨則無不推揚且魯承經刑推之時領相呈告左相引嫌只有右相而無端提出大臣二字欲並歸之於忘君負國之科其心所在尤

極無狀今若優容此人則朝廷亂矣時臺諫請收李肇特遞之命掌令李世奭起而停之領相柳尚運非斥於朝班中世奭以此引避批旨深以大臣之不思鎮定爲非尚運上疏自明　上下備忘曰國家之置相寧令崇奬喜事扶植黨論哉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者乃其職責之一也領議政柳尚運位居昌席之首不念裁抑之道乃反推波助瀾益惹不靖大臣所爲如此誠可寒心罷職府君以爲尚運固偏係不韙而首相之任委不輕一朝遽此斥罷深有朱夫子上藍之憂上劄論其太過　上報曰李肇疏避極其縱恣遞差之罰亦云末減不料倚毗之大臣遽有崇長喜事扶植黨論之擧噫嘻此豈所望於元老者乎若使此等乖激之論出於年少輩則宜付一笑何必深責而今乃出於白首之輔臣其爲世道慨然憂歎庸有極哉收還前命決無是理也府君積勞瘁示憊至十二月劒血過多病遂猝重　上聞之命遣御醫不離看病書啓後又加送二人又頻遣按隷餽以食物恩數甚優明年正月陞左議政兼　世子傅以病請告祈免至三十五　上猶不許不得已起視事時會圖弘文錄不肖參本館錄而大提學吳道一於都堂不

圈不肖名以致落二點旋以被抄者鮮少力請盡抄
落二點者蓋預料其黨中數人必落二點故故不圈
不肖以爲脅持同錄之計也其黨之參圈者亦齊聲
力請府君正色不許議者以爲府君此舉與李東皐
浚慶手句其子名同而其遏截小人之樹黨尤有所
難云入對言臺諫之臣固當守其體例而日者憲府
前啓以日暮姑停所謂姑停者或朝家有故不得連
啓或臺諫日暮承牌入來未及傳啓而此則無故行
公且有避嫌臺諫固當卽爲處置而稱以日暮姑停
事體不當若是又陳三司禁亂之弊申飭非止一再
而近來尚玆濫雜憲府尤甚云漢城府刑曹司憲府
皆各有禁制條而禁制之外或有隨意出禁之事以
騎馬之禁言之此乃城內事而都城十里外亦有執
捉而作弊者他禁亦然以致都民之怨苦事甚不當
宜更加申飭　上可之時臺官疏論黃海監司尹世
紀濫刑殺人有拿囚查覈之命府君言方伯主一道
風憲之權雖有邂逅致斃者固無足怪臺避中泛言
致斃者數十人而其非罪枉死者別無指的今若行
查則勢將逐邑查問事體豈容如是　上遂命寢其
查前冬首相徐公文重以吳道一陞擬兵判物議頗

以爲不愜今春道一又以科事重被臺劾尤不當仍擬及是兩銓長並遞首相不問於僚相以道一仍擬西銓吏參趙相愚持望草來示府君才遭姪子喪未及成服無所可否次示右相申公亦以西銓望爲未允問左相見此何言盖欲觀府君所處而有所進攘也相愚素與道一密卽僞造府君言曰左相云好矣申公念左相旣許則吾不必獨枳也遂許其擬最後府君聞此事深以爲駭上劄曰兩銓薦擬旣非等閒公事以大臣之言傳於大臣亦非等閒酬酢而稱以臣言傳於僚相者初非出於臣口者不知相愚何所據而有此言也彼此通議之際所傳非其所言則其爲後弊又將如何此曾所未有之事臣實駭訝　上亦駭之特命從重推考時試官用情之說闖發於科獄推問之時而禁府堂上權是經尹以道等掩覆不問亦不登之文案適有同囚者書及於其家人其言遂大播權尹等私問參坐郎廳皆以爲得聞而猶稱全未有聞上疏自明請與郎廳同下吏明覈虛實事下廟堂領相徐公請先拿郎廳以問獻納柳重茂論啓請並拿權尹又以爲謄本文書旣非罪人之書呈又非公家之所捧勿論其言之有無虛實便

是從中做出一張無名之書其不可憑信按治也明矣宜覈文字所從出之處次第推詰於金吾堂郎上卽允之蓋試官吳道一趙大壽等與擧子俞世基等潛相交通之跡綻發於是時而書及於人者卽以科獄被囚人李長輝也世基重茂最號狎密於大壽有同奴隷及事至於此重茂恐急心以爲若覈問郎廳則必當直對須先推長輝勒歸之於渠所做出而後可以出脫大壽輩也遂發此啓　上未燭其狀遽下俞音人莫不憤歎而無敢有言之者府君適以病乞免附陳於劄末曰伏見諫院以先覈謄紙文字做出人然後次第推詰於金吾堂郎事論啓蒙允矣臣略見權是經等疏本則備陳謄紙說話而曰問于郎廳則或以爲剽聞或以爲略有所聞云以此觀之則其言之必出於白地做出姑未可知而謄紙說話若出於郎廳所聞則此爲謄紙之根本蓋可想矣其在治獄之道所當先覈其言於郎廳以審其虛實其言果實則謄紙傳播爲王獄語言傳書宣洩之罪其言若虛則果是白地做出也次第覈出依法定罪事理當然而今於堂郎之言語相左處則姑置而不問先覈其謄紙出處近捨根本遠尋枝葉果合於法理乎

非罪人之書呈公家之所捧而傳說如此至登於奏
御文字便成公案此所以嚴覈者也罪人果爲書呈
公家果有所捧則更何有嚴覈之事哉毋論其言之
有無虛實而其書則從中做出云者又有所未曉者
若使其言實而有則只以謄傳爲罪可也直與虛而
無者一例科斷謂之做出可乎先問於堂郎明知其
有無虛實然後謄傳者罪犯輕重方可勘斷臣恐今
此諫臣之論其失於前後本末之序可謂甚矣假令
先覈其謄紙出處終不得其人則彼堂郎言語之相
左其將棄而不問乎苟如其言謄紙必先查覈郎廳
姑不必問則權是經等之一時請拿抑何意也此又
臣之所未解也且如大獄或有從中造爲文字宣洩
獄情者則其將不治元獄而先按其人乎抑將仍治
元獄別問其人乎此義明甚本不難知不可以臺啓
之蒙允因循不改致令獄體顚倒事理乖舛臣愚謂
宜更加睿裁仍以備局覆奏施行也　上卽命依備
局覆奏施行重茂又張皇引避語不成說府君又以
劄逐段卞破極其明確　上意頗有開發而猶未盡
得其情形及先問都事節次推覈之際大壽輩用奸
之迹宣露無餘而李師尙韓配夏等又投疏沮撓手

脚忙亂於是 上大覺悟以幾階術中爲教削黜重
茂師尚等人以爲徵府君一劄此輩前後欺蔽情節
終未得現發咸歎府君力量非人人可及府君常有
注夏證及是又當炎瘴氣益困綴遂力辭祈免章至
十上 上賜批勤懇又遣承旨敦勉不得已復出
上勞問甚至慶尚監司俞集一欲行方田法於嶺南
金公構發之榻前府君曰方田之法雖似便好此非
立談間可定之事退與諸大臣及備局諸宰相議定
奪可以行之矣且法非不美惟在奉行之人如何耳
且方田則無所隱漏之說恐未必然矣設令以十方

謂之五方亦不無見失之弊而打量之際則或似簡
便矣此乃俞集一所常講究者姑令先試於嶺南若
千邑其法果好則遍行於一道推而行之於諸道亦
無不可矣金公曰一邑皆以此法次次排方則橫看
豎看界脉井然無所欺蔽必無中間落漏之弊矣府
君曰平原廣野則平直井井果爲難逃而數里之間
有山有水豈無欺蔽之端乎以構所達觀之嶺南或
有全一洞漏落處云若如此之處則雖方田之法亦
將奈何方伯不能一一親審知委於守令惟在守令
之能不能守令之善於奉行者則固無可慮而其中

不能者監司必須詳察擇於守令中或定差使員使之句管舉行則可無疎漏之獎此則節目間事也

上曰監司着實爲之則亦必申飭守令慶尚道爲先設行事分付正言李大成陳疏以科獄爲案盡驅廷臣於容護之科至云金吾用杖非木則地宜遣內侍摘奸府君陳科獄罪人情狀絕痛且有各別嚴刑之教則臣子雖無狀何敢容護而虛施刑杖乎君上若不信臣僚而使宦竪伺察則在臺閣者惟當諫爭之不暇而乃反以此勸請廷臣則不可信而宦竪獨可信歟其言誠可駭異

上曰大成自以爲至公無私而其所謂摘奸者殊極無據仍縷縷下非斥之教校理李觀命進曰大成之疏固多謬戾而其中所謂庚申甚於甲寅已已甚於庚申云者乃以庚申逆獄有若出於黨禍無嚴甚矣若不一辨春秋大義何以得明府君曰以庚申兇逆之被誅伏罪者隱然歸之於黨論語甚無嚴極爲非矣且大成於庚申獄事有不敢是非之嫌而今乃如此物議皆非之矣兵曹判書吳道一疏請勿捧逋羅府君峻塞於榻前獻納魚史徵越例乞郡政院捧入其疏府君請推考承旨勿施其疏其奉公守法隨事枝柱多類此冬有雷府君乞

策免仍陳戒曰自誠正修齊以至治國平天下道理
殿下所講輯要一書盡之矣而所謂謹天戒又其
中一事也此豈尋常章奏臚列告戒者比哉倘 聖
明毋徒以法筵進讀爲應文備數之具就從古賢聖
格言至戒一一體驗於 殿下身心上推以行之於
政令施措之間懋昭實德終始罔間勿以幽隱而或
忽勿以宴安而或怠要使本源之地光明洞澈無少
瑕翳以之表準於上仍以勑厲羣工精白一心克去
偏私之累同歸蕩平之域則將見堯天舜日廓然清
明上帝鬼神收還威怒其感應之妙自有不期然而
然者矣 上優批不許遞仍欲釋負就閒遂連章祈
免以雷變延見二品以上三司訪問弭災之策府君
曰卽今國勢杌隉百弊俱興其他疵政之細微者悉
難毛擧而第私之一字爲今日痼弊朝廷之上是非
論議皆未能擺脫私意以銓曹言之公道全喪請托
紛紜 國家非不愼擇守令而爲守令者亦多循私
一令一事無非私意中出來此其今日爲弊之大者
也且領相以諸宮家營造太濫之意仰達此雖出於
勢不得已而靡費無節實爲弊端矣伏願 聖上加
功本源之地以爲建極之本而勑勵羣下丕新治化

則風行草偃之休庶可復見矣近來百事解弛法令頹紊以備局言之坐起之時堂上多有稱病不進者故或至於出令而中止入啓單子懸錄者每不過五六七以回啓公事言之啓下之後三日當回啓而或無緣置之不即擧行者甚多此實臣等不職之罪也備局如此他司之稽緩亦無足怪矣且爲國之道必得人才然後政事可做而如臣疲庸忝居三事之列天灾之荐臻必由於臣頃日臣之上劄辭免者非遵古事而 聖上不許斥退臣常悶慮矣伏願先爲策免如臣者改卜賢德置之輔相之任則下官豈有因循舊習而不爲效力者乎前日遇灾之時初則上下惕慮有恐懼修省之意而久則此心漸弛終不得消弭而乎感伏望以今日遇灾之心終始操存申飭在下之人另加修省之道幸甚且前日有遇灾求言之命而其言或有因事勢之不便或有可行之事而涉於文具終無實效今日則諸臣陳戒之言次第留念或有可用之言採用以誠則可以爲應天之道而天怒可解矣 上曰所達誠是當留意惕念卿之引咎乞免誠爲太過安心行公應教尹趾仁進曰大臣所陳私之一字實中時弊第頃日忠清監司李宏病風

病酒不合外臺而大臣言于銓曹得除本任臣恐大臣亦未免有私矣　上曰李宏非不堪方伯者而以大臣循私爲言殊甚痛惡府君備陳宏明敏可合之狀仍引咎不已　上又縷縷下教慰勉甚至退而連上十劄乞免終不許府君與宏素不親厚特以其屢典州府輒著聲績且曾出入玉署地望不淺而爲凡庸所越衆議稱屈故以公舉薦而已而乃乘機甚間如此識者惡其情態焉沈竣崔守慶兩人以試卷違格削科已經累年至是校理尹星駿稱寃請復事下大臣府君議曰科場之事至嚴且重末世人心靡事不有故苟有違格者則毋論舉子之有情無情隨即抜去不如此則將無以嚴科體而杜後弊當初　聖教誠極允當稱寃之說臣未及聞到今累年之後未有他端而遽議復科使國體顚倒流弊益滋非臣之所敢知也　上遂命置之時　中殿患候漸重不得開賓廳之坐事多積滯與右相申公劄陳六條皆軍國重事　上並許施李公畬新拜銓長朝野擧喜得人而以有先戒堅辭不出府君又與右相劄陳晉卞壺事請引義勉出　上卽賜開納前後敦勉極其懇至李公遂出而應命辛巳北路有犯越事三水縣監

被拿人皆厭避其代臺官又以徵事論罷新縣監林
溍府君上劄論之曰三水新縣監林溍既已辭朝之
後被彈見罷邊地守令雖灾傷殿最應罷之官尚且
變通盖以邊上事爲重故也而況卽今三水如就炊
地之處只以不見臺諫之罪既曰厭避故犯而止於
論罷使之勿赴則此眞適中其願聞溍發行已經七
八日計其程途卽今似當過咸興等地云到任迫近
之守令則以徵罪令勿赴又送新差之官則不但本
邑凡事易致違誤溍之所爲無非故犯終止於罷遞
而已則亦非防後弊之道矣　上遂命仍送先是司
譯院以釜山僉使拿入訓別譯官有請罪之擧府君
以爲此必有曲折請查問本道至是查啓來果因任
譯弄奸而然府君進曰今見查啓釜山僉使李時宰
可謂得體矣今番倭館修理時訓別輩符同倭人欺
瞞多端且僉使之往來倭館時乘轎出入自是前例
而恐其奸狀之現露亦爲防塞僉使之拿入致責事
體當然彼人所見之處譯官之類固不宜蔑待而僉
使亦體面自別不可不操切譯輩以爲彈壓遠人之
地僉使似無可罪之事矣且見監司報備局文狀則
任譯輩與倭人節節符同倭館修理處不至大段而

初則以銀八千兩折定修理之價中間減爲五千兩
其後又以八千兩提起於營門而到今折價僅至一
千六百餘兩云其欺瞞幻弄之狀萬萬痛惡矣　上
曰令使得體而訓別輩以其拿入之事至報司譯院
此亦放肆之甚矣譯官欺瞞之狀節節痛惡與倭人
符同非今斯今此等譯官必皆館門外梟示然後可
以示威於倭人庶無輕侮之患矣時商譯輩奸橫如
此而譯院都提調南九萬又復曲爲其地至有請罪
僉使之擧廟堂諸公亦不能峻截多有歸咎僉使者
而府君獨以大體嚴加堤防自此奸細輩一倍畏憚
不敢爲生事朝廷之計矣司書李大成陳疏自明其
前事遍斥前日論渠之人而以府君逕中之言謂之
偸薄詬詆非常府君不欲與年少不識事體之人共
相較下引疾呈告　上卽遣承旨敦諭府君陳劄祈
免　上又遣承旨批曰卿之所以不安于心者實由
於大成之疏不料世道之危險一至於此也滿紙張
皇無非怒人議己飾非務勝之意而辭氣忿忿殆同
鬪狠渠雖急於偏黨何敢輕朝廷蔑公議若是乎然
其擧措無復士夫貌樣則正宜付之一笑以卿休休
之量何必過嫌以損事體耶更遣承旨申諭至意卿

其體寡昧虛佇之誠念古人盡瘁之義丞斷來章卽
起視事用副上下之望府君呈告至八度 上又遣
承旨使之仍與偕來辭旨勤懇府君感激恩禮輟單
造朝 上卽命引見面諭以欣幸之意府君辭謝仍
陳民事數條而退又陳近來雖頻有晝講召對加定
賓廳日次而猶不無積滯之事諸承旨持公事入侍
之規宜更分付擧行 上以留意爲答四月疏決禁
府罪囚禁府堂上李益壽以爲羅弘佐軍校不當問
盖弘佐以捕盜大將鞫科囚也趙大壽等事亦爲露
出而不復推問又不登案一如權尹之爲其事追發
於大壽事露之後弘佐就拿而終始抵賴仍有盤問
軍校之事而益壽以爲不當也府君進曰旣以更推
啓下之後先以容恕之意奏達非法官事也且所諱
爲將不可施刑云者尤爲不然君臣將卒間其輕重
爲如何哉臣意以爲此獄重於趙大壽之獄矣今於
更推後以刑推判下則其時以意見陳達容或可矣
先以不可刑推之言仰達其在事體殊甚不當矣承
旨趙泰耆頗伸救益壽而亦以府君言爲得體旱甚
上欲依漢帝故事親臨王獄疏放罪囚府君與右
相申公請對言自古人君固軫念獄囚而未聞親幸

王獄如漢帝之親詣洛陽獄其時獄制雖未之詳而
亦非必親入獄中也人君一動一靜固當慎重何可
臨幸於不當幸之地耶以大體言之亦多難便決不
可親臨也　上終不許時京外儒生疏請從祀金文
元於文廟議及大臣府君引昔年尤菴及諸大臣議
以爲長生之學之功無愧聖廡腏享而事體甚重亦
宜審量而愼處之且曰近來一種醜正之徒公肆詆
辱並及已祀之兩賢此誠世道之大變不可不痛加
斥絕以彰　聖明尊賢衛道之誠而至於茲事必須
折衷於先正諸大臣之言博詢熟講而行之使斯文
莫大之舉無有未盡之悔　上遂有姑俟後日之教
時北道有設科之舉試官徐宗泰引疾辭免後又再
差他人俱辭遞府君深慨紀綱之頹弛請還差宗泰
以稍存國體　上許之　仁顯王妃昇遐差捻護使
掌　殯殿國葬山陵三都監事商度事宜多出於衆
人未及思慮之前施措動中窾會以此事無罣漏堂
郎以下咸稱服仰成焉時逆杭將書　梓宮上字府
君以爲此人不可使書此斥而退之杭遂不敢書面
無人色曰吾其死矣府君此事極嚴毅人以爲難海
西方伯自前不得挈眷以其道狹小艱於供辦也時

有兼牧挈眷之議府君以是難之　上命從容更議
始南九萬保養兒賊希載因以爲窩窟其黨外雖請
誅希載而內實無意於討復合啓亦寢止希載覘時
議扶已益恣橫不忌內連其妹爲蠱呪　仁顯遂染
疾沉篤閱歲餘竟薨至是事乃大發　上震怒哀傷
親鞫逆婢等張氏咀厭　中壺之事隨續綻露領相
崔錫鼎連上三劄請勿窮竟其事　上引大義責之
付處中道仍出示劄本於筵中縷縷下非斥之教府
君曰伏見前後備忘且承　上教皆是干係　大行
王妃之事自下誠不敢容喙第羣下以　世子驚動
傷損爲慮惟在十分忝量而處之耳　上命賜張氏
死九萬之黨肆爲全恩之論危動一世士類或眩於
異言間亦有隨波不能自樹者府君獨確然執經常
終不少撓及　處分已定乃上劄陳保護　春宮之
道自後士論益欽尚聳然有山斗之望矣拜扈衛大
將兼訓鍊都監都提調呪獄按問方張府君以大臣
忝鞫向來奸兒表裏釀成之跡次第而發人情舉懷
憤激而顧瞻異日利害者又多依違前却府君砥柱
其間平亭讞議克盡情法中外咸倚以爲重時逆婢
等與希載相繼吐欵正刑杭賜死宗道子彦良亦伏

誅黯之兒謀情節畢露將追施逆律李公畬以黯初
既不得正法到今追施爲難疏言之事下大臣府君
議曰曾在 仁祖朝德仁之死也緣坐等事依例舉
行而年未滿子女爲奴一款特命勿施其後楨之死
該府亦請依此例舉行則子女緣坐一款特命勿施
豈不以謀逆重於他罪賜死異於杖斃故也子女之
特免收坐初非謂法例之外出於親親之恩也今番
杭之死該府既以此例啓請舉行而今於黯獨以法
例之外爲疑恐該府用法未免前後逕庭德仁等一
時恩例亦何可混施於賊黯乎且所謂年久云者亦
有所不然者當初該府曾無稟旨之事遂廢應行之
典故到今臺議始請追舉若以年久爲諉而廢閣則
無乃與希載八年後正法者有所不均也耶臣之淺
見 仁祖朝以後已行法例之外更無容他議他大
臣之議或如李公言而 上特從府君議十二月又
兼司譯都提調壬午正月 上 幸 明陵府君隨駕
陳楊州高陽 陵寢最多而高陽尤殘弊楊州田稅
曾命永減高陽亦宜一體蠲減從之府君勞瘁已極
方思乞休會臺臣李東彥以徵事輾轉磯激有侵逼
語愈不安遂請急章上至十五 上親祀社壇大臣

無隨往者特遣史官別諭敦迫不得已出仕三月
上幸文廟謁聖試文武士府君爲文科讀卷官取李
喜泰等九人四月入侍陳近來朝廷仕宦之人全不
念事體暗行之任何等嚴重既已被抄之後何以知
某日發送而擅離京輦任自下鄉乎被抄人李晩成
任守幹在外已久屢召不來權尚游私情雖切何敢
受由而政院亦何敢捧入其單乎此三人宜令催促
使之上來 上允之科獄久未收殺至是以年久大
臣金吾堂上詣榻前裁決府君執法以爭之辭意嚴
正 上以事勢不得不酌處而於府君言亦不能奪
也五月入侍常參進曰今者 國家之事實爲罔涯
若使羣下各憂其職各勤其任則猶足有爲而竊觀
近來人各自顧苟能着念於職事大小庶官莫不懈
惰受由一去無意上來設使身無實職只帶軍啣而
名位已至於宰列則何可任自下鄉不念國事乎末
世風習皆以廉隅相尚以至於此廉隅雖曰礪世之
具而豈可只以廉隅爲重全忘國事乎自 上不較
經筵引見外官至於今日盛擧孰不欽仰以此觀之
庶事必多修擧之效而今乃不然紀綱日墜風習漸
替者皆羣下之過而尤是小臣之罪也先儒曰天下

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卽今仰望者惟在
殿下勤學勤政擧皆務實燕閒之間益加警省而勑
勵羣下罔或少怠至令庶官末職無不恪勤則今日
國事豈無可爲之道乎 上曰大臣所達誠然當留
意焉又陳帶職下鄉者各別申飭守令頻數圖遞者
嚴加禁防並從之六月劉陳所懷大要銓長李畬下
鄉不還大政遷就衆議權尚夏自是禮遇之臣 聖
明若以至誠招來何拘職名宜因其控辭勉慰其心
益使緇衣之好無替終始衆判趙泰采以金吾不安
宜遞其兼帶俾安於本職閔鎭厚任秋官頗有擧職
之稱遷移可惜批以量處後並依施閔公未久又還
拜秋官閏六月入對啓曰日者首相以觀象監所報
火星入南斗月入南斗之狀送示於臣矣其後終不
出於朝報問于政院則乃是下吏遺漏之致云旣有
變異則宜卽出於朝報使上下咸知警懼而疎漏如
此當該承肯難免不察之失宜推考警責本院下人
亦令攸司科罪 上允之杭就磻甸之後臺諫繼請
籍沒 上久不允至是府君力請於榻前 上乃從
之八月 上將冊繼妃設嘉禮都監府君爲都提調
又爲冊禮時正使先是謁聖榜出所取多知名士而

甲戌當國人之黨適無得參者皆忿憤不平思有以
汚衊其榜兼欲剪除參試諸臣而未得其方科前數
日有試紙變通事因此以不近之說互相扇動誑嚇
臺臣李東彥使之論啓尹星駿尾其後而以峻語侵
斥王試之卿宰韓配周俞命咸等又嗾鄉人崔世鎰
者投疏言諸試官與得參者皆是親屬各自用奸略
無顧忌而命官不與他試官合坐同議一任其濟私
曾莫之裁抑其可謂體　聖上大公至正之心乎又
言　主上孤立於上權勢盡移於下　殿下雖有後
悔尚復何及府君不勝驚痛即詣金吾門外待命
上遣史官諭以勿待命府君又上疏自列批曰世鎰
之疏造意叵測遣辭危險令人不忍正視其輕蔑君
父網打朝廷之狀萬萬痛心故先施編配以示痛斥
於卿有何一毫不安之嫌乎此而過自引嫌則不但
大損事體亦足以中奸人之計須體此意安心勿待
罪即起視事以副至望又遣史官傳諭府君遂退歸
私次連章乞免　上慰諭不已秋曹推問世鎰受嗾
傾陷之迹昭著無餘　上特遣史官勉出且帶都監
之任事務緊重不得已强起應命府君自經已卯大
病體常不安而連因　國家有事不得休告前冬重

傷於鞫獄　山陵是年又以都監之任積勞勤至十月病遂大作十二月轉劇　上遣御醫不離看病府君雖在沉病滓滓中未嘗一刻忘國事癸未正月聞廟議革罷禁衛營　上遽從之府君以爲當此國勢艱虞人心搖蕩之日數十年團鍊有用之軍不當卒然撤罷欲以短劄論之子弟賓客慮其有妨靜攝咸諫止府君不聽遂上劄論之　上以處分已定不從後因諸議不一竟還寢焉時又有築城之論府君以爲此時當以收人心立紀綱抑私恢公爲先務而其本又在於格君既不能正其本而惟汲汲於此等事則以今日人心紀綱決無有成之理假令得成必有無限弊端每發持重之言及府君寢疾廟筭乃定朝議果大貳極其紛鬧府君於病中憂歎未已欲更陳所懷而精神已不逮矣其後城子粗完而靡費甚廣國儲幾乎虛耗而弊如蝟毛有不可勝理者於是人始大服府君之見焉府君自客歲之末始尋辭單至二十三度而病勢增劇昏昏不省輟單不復呈而病遂至於不可爲矣府君淹疾五六朔愈益困殆雖自知不起而無一語及家私姨弟李公濡內弟金公昌集來候府君曰人事已極死生常理吾復何憾而惟

以未報國恩爲遺恨爾顧謂弟右尹公曰先府君加贈之後欲改竪表旣受前面大字於谷雲舅氏而未及焉此君輩責也府君病中以職名未解爲悶至發於吟囈右相申公遂上劄曰臣卽聞左相之病已無可爲藥不下咽束手待盡云 國家之不幸可勝言哉惟其病雖垂絕尚有一端神識之未全泯者耶耶一念惟願得釋重負而就盡則死可無憾奄奄垂絕之中諄諄口裏語常在於此蓋病未至此之時常欲陳籲乞解而猶不能爲一日二日遽至於此更不能自言要臣一言上聞待以瞑目其情誠慨而其事誠急矣臣亦知請漉相事體未安而若失今日過時無及臨絕之言出於至誠有足感動倘蒙開許庶可少慰於一息未絕之前惟 聖明矜諒裁處 上批曰朝因書啓已知左相之疾革無以爲懷今聞臨絕之言在於釋負令人不覺涕下也特許勉副以慰其心之意遣史官俾卽傳諭政院以事體未安爭之答曰卿等之言事體則然而第此劄陳非右相之意乃左相之至懇而特病革不自陳籲而已是予所以勉副相職少慰病裏之心事也是府君卒之前夕也其翌朝告終于所居齋洞第之寢卽四月初九日也春

秋六十九史官未及諭旨追傳於殯側嗚呼痛哉訃
聞 上批曰新喪元老震悼曷諭禮葬等事卽速擧
行祿俸限三年仍給以表予意輟朝三日亦如例時
際副提學金鎭圭等陳劄曰昔叔孫卒去樂卒事仲
遂卒于垂聖人譏其猶繹以此觀之以 聖上平日
倚毗眷禮之盛意遽聞其不興凡所以震悼隱惻者
想踰尋常參以猶繹之譏宜有所變殺於儀節飮福
受胙比祼獻頗輕惟此一節似可不擧宜令有司講
究稟定事下大臣議不一遂寢不行以故事 王世
子率宮官擧哀 上及 王世子並致弔祭禮也六
月二十二日禮葬于楊州治東金村里亥坐巳向之
原距先議政公墓隔一崗府君旣沒之四歲丙戌有
林溥者疏請收召尹拯而仍言 春宮誕生之後一
種陰邪之輩隱有不利之心及至辛巳謀害 東宮
之說發於尹姓罪人之招而其時鞫廳拔去四字歸
諸亂招掩匿不達拯之不來實由於此蓋府君於辛
巳按治鞫獄不撓於交亂之議卒致天討克行兇賊
底剭九萬之黨與黯黨合憤恨切骨煽誘蜚語誣謂
罪人尹順命發謀害 春宮之語而鞫廳使之勿書

至是賊臣師尚等欲禍士林嗾成此疏以拯爲渠黨
魁而 上方眷嚮首冒以拯也時申公琓李公畬金
公昌集俱在大臣位以辛巳按獄之官不敢安胥命
於金吾門外 上命設鞫問溥以其時事溥引問事
郎呂必重姜履相等兩人即師尚之黨也崔錫昌等
按其獄刑必重卒不能證成謀害之案而猶皺合語
言盡罷按獄大臣以下官府君以下世不入於捧傳
旨之中而勘罪則同朝野爲之氣塞亡何黯黨李潛
者踵溥投疏語益加兇
之收叙罪罷大臣引見慰諭不省疏暴危苦之情又
下溫批噫當時苟非 聖考明並日月燭破陰機則
其設計造意將有不忍言者矣先妣貞敬夫人迎日
鄭氏圃隱文忠公之後高陽郡守贈左贊成諱昌徵
之女右議政忠貞公諱維城之孫掌令贈領議政洪
忠正公諱翼漢之外孫以 崇禎乙亥九月十七日
生早襲名門懿範有貞正之德端一之行佐府君五
十餘年歷饒邑名藩以至公宰門庭之內終無奇衺
之進苞苴之托肅然如朝典是雖先府君操持之嚴
而先妣內贊之功亦不可誣也晚歲常舉忠貞公與
先府君飭已奉公之節諄諄戒厲嘗奉往一州二藩

絕不許內外交關雖例供時需稍豐則輒不樂曰恐
垂我家遺矩也以是不肖亦不敢放心爲非僻事粗
得保其身名緊先妣教導之力是賴焉先妣素彊無
疾病年過大耋猶省察家秉蚤夜弗懈至如不肖喫
着之末亦必身親檢視少頗以莊嚴自持晚更寬裕
有容德性純厚慈覆普遍一家咸依戴之丁酉十二
月十八日以微疾棄不肖享年八十三明年二月二
十四日葬于楊州治東雲吉山下陶山里卯坐酉向
之原距先府君墓十里而近凡舉五男八女男宜顯
文科吏曹判書女長適權尚明次適洪德普次適尹
溥次適正郎金希魯餘並夭宜顯娶觀察使魚震翼
女無育再娶主簿宋夏錫女生一男二女女長適黃
棆三娶士人柳寅女生一女並幼權尚明生二男一
女男燮瑩進士女適黃堉洪德普有繼子得福洗馬
尹溥有繼子相謙金希魯生一男致萬生員內外孫
曾玄並三十餘人府君爲人方嚴凝重弘遠通明砥
身礪行斬斬有規度平居寡笑與言恒若有所思念
每正色默坐子弟之朝夕左右者嚴畏不敢仰視及
其燕語從容和氣藹然疎外者亦愛悅而親嚮焉家
世以儒素相傳孺染蓋久而又少逮事清陰文正公

默識其言行以爲儀法最與文谷公志意相契有師
友麗澤之益故雖器局峻整而絶無粗厲之氣一以
雅靖濟之人謂其忠實篤厚固出自家庭而文質具
美得之外氏者爲多云內行修飭循循有法閨門之
內恩義篤摯事父母極其婉愉志物之養殫盡弗遺
及荐丁內外艱哀毁踰制僅然柴綴觀者爲驚而猶
自力執饋奠三年之內雖盛暑一不脫衰絰毁幾滅
性而終不進草木之滋喪除年未盈五旬而鬚髮盡
白暨官位顯隆每以不逮爲痛其莅藩鎭也迎養祖
妣於營府屢設宴以娛之自以非宗子不得主祀或
身在鄉里或家廟奉在他子孫官衙時值諱日則輒
設位而祀之疾病猶欲自力參祀而不果深懷痛疚
焉以至封植塋域顯崇墓道亦無不盡其情禮在苴
斬日爲乞銘文跋涉嶺海千餘里謁尤菴於長鬐栝
棘中不以火色之急爲畏沮友悌甚至伯氏有文行
而以心疾早廢府君終身傷痛護視加隆衣服飲食
之節亦必存察而經紀之叔弟有英才人稱奇童年
甫十三而夭府君哀慟至切久而未已及按海西備
述行錄請文於文谷公刻石以表其塋文谷歎其不
可及長妹早寡有繼子府君視之如子常加愍念其

人亦愛戴愈於本生舅以末妹金氏婦爲先祖妣最
所鍾愛也撫愛愈篤以其家甚貧俸祿與各邑餽遺
隨卽分與無少留蓄家人習見其如此故或未及有
言家僮已先送焉推以及於內外族黨待之曲盡其
道賙恤匱乏救濟疾恙無一毫厭勤意蓋其敦睦至
行自先議政公已名於世而府君克趾其美云於子
女不以慈愛而弛教詔之嚴不肖以非才倖占科第
則府君輒勉以勿以一第自足立心制行務以古人
自期交友必簡而不雜名塗必退而毋進申戒不已
居家不問生產於殖利營財等事尤不啻若凂自以
素門平進非如世卿隆赫之家益峻其防範門屏之
間不許武弁商譯輩出入每公退却掃庭廡閒寂澹
然若寒士家最嚴於辭受之節雖魚薑之微必酌量
於義可受而後受之嘗有一邊守遍餽參貨於朝紳
以其爲藥餌之要卿宰名公率多受之府君獨却之
及事露將覈諸公不免近膩之累甚慙於府君自後
中外畏戒鞭靴之遺不敢及焉所居甚低窄殆不蔽
風雨而亦置之不修曰比之李文靖廳事亦侈矣然
亦不爲已甚其於沾沾自喜飾情干名者殊不屑焉
酒戶甚巨而平居不輒近杯勺尤不喜聲色雖貴列

三公而無勝侍之近被服儉陋惟取薇體盤供只數
器而不用畫磁家故清貧素乏積箸而立朝四紀歷
官內外田園無一壠之植臧獲無一口之滋清操如
氷苦節如蘗搢紳之楷範民庶之慕仰此非不肖之
私言也蓋府君資稟粹美表裏如一不假修爲克治
之工而自然無查滓之停畜淵源門路既早有所承
藉而中歲以來又耽討經史於朱子書名臣言行錄
自警編等書自有浸灌而得力者故能卓然不隨末
俗而流徇先立其大本有如此者矣自在少時已有
大人氣象外祖同知金公謂當爲異日國器鄭忠貞
公尤敬重之期許甚隆每籌司文牒之至必令轉示
府君曰此君當爲他日宰相不可不早許與聞鄭公
晚年感慨時事或至流涕謂府君曰此後君之作相
時國勢必倍下於今日將奈之何游太學士友咸服
其器度及屈跡蔭路先輩諸公無不交口激賞以科
第之晚爲恨既闡名大庭值奸兇柄國不能容於朝
至更化之初始顯用而最惡皎厲訐揚以爲直者在
臺閣搏擊甚少尤不欲馳逐頡頏以賭進取故雖以
少日聲望薦入玉署而至於銓郎極選之地最後於
人知府君者固惜之而府君逌然不以爲意也當是

行狀

時廷論互爭甲乙矛盾舉世奔趨標名自異府君處
前後之間獨能退然自守蓋意在彌縫調護俾不至
別生病敗而然於大是非處胸中所存介介不可易
也始誅除亂逆廓清朝廷實自一二勳戚士類初亦
許其功既而年少好名之徒倡謂勳戚不可與同事
專務深詆峻攻以相歧貳府君以爲勳戚與士類其
塗固分然今之勳戚本自士類中人且有安　社稷
之功苟非專擅濁亂罪惡彰著不宜排擯已甚若仇
敵然以故雖居三司之列絶不與時議上下及時議
轉攻文谷以至排笮尤庵則世道之變極矣府君益

不韙之在銓地塞最不靖者臺望遏喜事人銓薦以
此雖爲時輩忌惡而士論無不稱愜焉及府君去銓
出外而朝論之層激轉甚尼尹之事又復闖出則益
潰裂不可復合矣是時以平日尊尚尤菴之人投合
時流肆加譏詆者尤多有之前後判若二人府君慨
然曰設令尤菴發言處事有些未當當今道德學問
領袖儒林者捨此其誰而乃如是耶力持素見無所
撓惑盖府君於尤菴雖未及門而尊慕甚篤推爲近
來諸賢之最後來儒碩惟深許權公尚夏金公昌協
每當　國家重事私門變節必加質問而後行之雅

不欲以經術自見而翼護大老扶植斯文眷眷以吾道爲已任晩當句軸世益糺紛而率是道無變蔚然爲士林之望其於時務最稱諳練一時數政事材殆無先府君屈指者少歷數縣特少試其緒餘而治理爲諸邑最及後雄藩之委寄南漢之守禦以至度支財賦之重軍國機要之地咸謂非府君莫可任　主眷時望上下交注而府君如以無庳解節恢有餘地謀猷經遠才識淵發每當大事衆議劻勷莫適所從府君徐一言以定之裁判於迫遽之際而其所處置盛水不漏絕無罅縫之可指持循永久終未見有弊病他人則雖號才譽未必然也銓衡之政一惟公議是循不以已意有所左右尤惡躁競干進之類必痛抑之不以親故而少恕不悅者披政目欲鉤摘其瑕衅而不得乃曰政如是亦何疵也論者謂廿數年來善於政者以文谷公爲首而府君可並其美云洎登相府益感激忘身思一心徇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大要以講學正心敬天恤民戒喜怒去私意節財用守法令爲先然猶深以姑息之政紛更之習爲戒每日益之戒舜尚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況後世謀國之道尤豈可專事煦嫗不顧害及於　國家耶且

言耶律楚材有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彼雖戎狄之臣其言實有長慮今若不思來頭之效害輕加改易則其不爲益其獘也者幾希以此一種之議每不平於府君而猶未敢肆及府君沒而崔錫鼎輩當國妄以經綸自許悉取　祖宗憲章而更變之又不耐持久乍改乍仍百獘蝟興中外繹騷且宰繫私好一以蠲減爲長策守令因以爲耗蠹遂致國儲梏然一空而實惠不得下究於是無論彼此皆曰李相若在豈使國事至此也蓋以舉措之得宜後及追思如此而其所持身又清嚴簡重秉正無私雖不大聲色以剛克爲尚而百僚自然畏憚不敢自放至相戒告曰左相得無不可於意否外方賂遺不輒至宰樞之門年少浮薄不能售傾軋之計皆以府君爲之重也有人對人言吾以守宰往辭一相臣見武將在座平坐睨視語及閒事笑謔自恣及到左相家其人亦隨至抑首屏氣有問而後敢對俄頃之間慢敬頓殊於此可見朝廷之尊只係於宰相之得人也云府君在政府凡六載適值　國家多故衆說交訌而一皆靜以鎮之惟斤斤以杜獘抑倖爲務而其公明之德威重之量又足以大服人心故終府君

之世廟堂尊嚴綱紀振肅自有喬嶽大川之望及府
君沒而百怪競進世道日喪散漫無收拾之勢於是
龍亡虎逝之慟愈久愈深而異趣之人亦稱以近代
碩輔皆無異辭云文正公最嚴於陰陽淑慝之辨常
以爲君子小人決不可並立而世之號爲持公論者
顧欲調停兩間以爲平其實只是私意府君自少服
膺此訓故當辛壬之際時輩專欲與栟鑷餘黨保合
務疵詆前輩以媚於兇黨府君輒痛斥而不與焉由
是動與時議枘鑿以致連出外寄而已已之禍作矣
一番士類次第芟刈惟府君獨在爛然如長庚之光
天一時論端委廟廊任異日扶顛之責者必以府君
爲稱首逮九萬等秉政自知所爲不善尤忌府君甚
終不擬天官之長及至公望久鬱衆口稱屈至以崔
錫鼎之先府君入台爲訝而後始乃不得已擬銓望
是時國賊逭刑倫斁淪黜黨日益增氣正論日益
摧沮府君獨挺然以名義自立不降色辭爲軒輊善
類固有所恃賴而羣小之喑噫益深矣至於辛巳之
事實 聖考大處分義理昭然非羣下所敢爭論而
九萬既自附於希載其黨又寔繁至是羣然並起別
作一段義理曰張氏若欤 世子將不安也黜賊餘

黨亦起而和之投匭者日數十士類之動於其論者勸府君劉陳至以死生爲言府君毅然曰人臣事君惟當無愧義之一字而已死生何足計乎勸者慚而止始伯舅谷雲公以八分書泰山不動砥柱中流八大字贈府君府君貼之壁上至是論者以爲府君今番一着眞不愧此八字而其秉義守正扶樹倫彝綽有余文正公遺烈若其處危疑之際獨仗孤忠確有力量又與韓魏公同符云遂庵權文純公尚夏嘗謂門弟子曰世論近時賢相輒稱文谷公而若雪老辛巳樹立恐文谷猶有所遜直可於古人中求之也不肖嘗謁墓文於農巖金文簡公公曰先兄墓文題甚好吾樂於泚筆此實古人作郭有道碑無愧色之意也後以公沉病少健未及成永爲不肖無窮之恨云府君旣任世道之責行止不得自由而乃其素志常在於退遯丁巳投紱而歸也往來春川峽中沂昭陽江遊清平山訪伯舅谷雲幽棲仍得一隩區自號栗里道人蓋村名偶同故托意於淵明之歸去也與村老野叟徜徉於水石間欲謀鹿門盡室之隱而以兩親在京不果已已後卜築於楸湖之上優游漁釣悠然有終老計取韓復齋宗愈詩語及祭壇在近名堂

以雪沙精舍仍以爲號及後罷勉還朝時事益難着
手慨然有明農之意先壠在楊州北斗川下立小屋
於其前扁以北溪爲畢命依歸之所又以在東顏居
室蓋取立朝而意在東山也和谷雲公詩有此心元
不戀堤沙之句於此尤可見府君未嘗一日忘退之
心而 聖眷不捨終未遂釋負就閒之計申公之請
解職名於臨命之日蓋深知府君雅志故也嗚呼晞
矣府君長身秀眉目疎髯聳鼻神采燁如也聲如鼓
鍾殷動遠近每大朝會垂紳正笏威儀嚴重廷中咸
肅然敬忌不勞禁戒而自無喧譁雜亂之事老胥輩
往往竊語曰眞相公也十數年間未見如此氣貌云
府君於文藝不甚屑意而自有才格流出胸中輸寫
不窮蓋不待捐擢胃腎而操筆立書語暢而意圓尤
長於章劄至其論辨得失勘覈情僞使理屈者殆不
得措一舌詩尤沉厚贍蔚有意致一時以能詩自許
者亦懾然心服不敢相抗農巖嘗見府君論科獄疏
歎之曰冠冕中有鋒頴非吾輩文字可及也三淵金
公力勸不肖梓行遺稿後語人曰近來文集惟雪沙
集可觀云三淵刪定爲十編不肖按嶺南時付剞劂
藏于家嗚呼府君優於德業而倥倥若無所有長於

才術而粥粥若無所能富於文辭而務自晦匿不欲矜衒於人至於廉約之操尤足以表式朝端而亦不爲驚世絕俗之事以暴耀於觀聽豈古所謂清畏人知者耶遭遇 聖明位躋端揆嚴石之瞻舉世承奉而益厲謙慎之節絕未見有貴盛之容其於傴僂滋益恭者亦庶幾焉竊惟我先府君之棄不肖今已二十三年矣而墓隧之銘易名之典尚此闕焉不舉不肖攀號莫及夙夜靡寧大懼日遠日忘無以章其德美而不肖又年老病深死亡無日若不及今圖所以標白而宣颺之則必將永歸於泯滅而無所傳矣用

敢涕泣略次其志行事業之尤著者以仰干於下執事而抑恐言出不肖不足以徵信於當世茲又掇取諸公挽誄文字以備參考而發揮焉其曰薄俗紛囂歸雅量危機交錯任丹誠李公奮之詞也終始身無關節事尋常門似布韋時徐公宗泰之詞也關節包公簡門庭向相清中書少塵牘子舍乏金籯李公寅燁之詞也終始盛名無點累世稱元祐有完人千頃汪汪雅量深小人之腹莫窺潯俞公得一之詞也禍福盡從身外擲是非先向義中斟黃公欽之詞也匡時誰識扶持力遇事都忘利害私鄭公潛之詞也民

蒙大澤深山利世識中流砥柱功申公鉉之詞也持衡務在賢邪辨秉軸要先義利明閔公鎭遠之詞也倉卒劉寬無遽色從容謝傅想儀風鄭公齊斗之詞也李公健命代撰諭祭文曰衆議紛挐是非驁駾片言徐辨鎭之以靜抑躁類沉秉直如璟山嶽巍峙邪孽莫逞金公構之文曰維昔文正宴相　聖祖身任大義揭茲東土公其自出克繩厥武世趨靡定邪說有作利害既形是非遷易公於其間不動聲色不懾不撓惟義之比惟忠與正孰敢間然凡公事業多倫紀上豈惟邦幹不負宅相金公昌集之文曰世禍斬

伐之餘人心大壞攸生重而倫常輕利害明而義理晦舉世滔滔橫流莫遏而惟公屹然爲砥柱使倫常重義理明而不知有利害攸生夫其樹立之卓絕如此眞可謂天之偏厚公者矣金公昌協之文曰古難大臣非才之謂負重居尊所貴者器偉歟我公克稱厥位堂堂其威暨暨其毅坐鎭巖廊百僚所畏國有變故衆情怖悸顧瞻瞿瞿胥爲身地公不一言以覘後利讒口讙譁不撓其志惟此一節百世可記金公昌翕之文曰逖於鴻厖得氣易薄洪洪充體碩碩滿國公之爲氣其亦磅礴鬱乎變故其守易弱確乎硬

脊屹乎立脚公之爲守其亦堅卓迨夫衰邁其志易
洫斬斬墻壁蹇蹇啓悴鞠公之爲志其亦健篤卽是三
者觀公偉然衰世人物公則免焉疚生禍福駭機方
來東西怵迫萬夫色灰我則如故夫何爲哉澶淵却
虜壯哉萊公河朔平藩文饒亦雄珍牀賂閹天書媚
君不可已乎利欲攸昏歷選古相公於是賢噫茲十
數公之言俱以輿人之誦據實直書其間亦或有臭
味之不同者而其所贊美大抵一辭不期公而自公
於此足概府君所存之大致矣不肖又何敢言重念
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
知而不傳不仁也不肖文字短拙不足以闡揚府君
德懿之萬一則是將疎漏之是懼誣非可論也惟其
或陷於不明不仁之罪爲兢兢焉耳誠願執事俯垂
鑑納就加商量而財擇焉幸甚乙巳九月日不肖孤
宜顯泣血謹狀

陶谷集卷之二十三

陶谷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行狀
先妣貞敬夫人迎日鄭氏行狀
亡室贈貞敬夫人咸從魚氏行狀
亡室贈貞敬夫人恩津宋氏行狀
淑人昌寧成氏行狀

陶谷集卷之二十四

行狀

先妣貞敬夫人鄭氏行狀

嗚呼惟我先妣貞敬夫人鄭氏系出慶尚道迎日縣迎日之鄭爲我東大族遠祖諱襲明高麗知奏事以直道顯國史有傳自後簪組相襲十傳而至諱夢周門下侍中倡明性理之學本朝儒賢輩出而道統之源實祖於此當麗籙將訖伏節以終我朝贈謚文忠翊亨孔廟後學師宗之稱爲圖隱先生有二子長恂直誠吏曹參議宗本成均館司成司成有二子長恂直

長次愼司正司正無子取直長子智忠爲後智忠生浣浣生光胤藝文館檢閱檢閱出後於族父司憲府監察仁昌監察考鐵拳不仕祖脩亦監察實參議公子也檢閱生雲雲生龜應　社稷署參奉贈左贊成卽先妣高祖也曾祖諱謹承文院博士贈領議政祖諱維城議政府右議政忠貞公相我　顯廟誠忠潔白爲一代名臣考諱昌徵高陽郡守以子寅平尉齊賢貴贈左贊成妣南陽洪氏司憲府掌令花浦先生諱翼漢之女花浦公丙丁之難爲　皇明守義終殉節於虜庭朝廷棹楔其閭贈領議政謚忠正士林立

祠俎豆之先妣以　崇禎乙亥九月十七日生自在髫齡已端重靜一雖同諸兒嬉戲自有一定規度絕無小兒輕浮氣稍長發言簡當處事精切容貌舉止天然尊貴諸長老咸奇愛之不視以女子花浦母夫人李氏丙丁以後涕淚爲日先妣在側輒爲之寬心撫謂之曰吾無意人世久矣賴汝稍以自慰汝眞吾孝孫也別賜臧獲以表嘉喜之意年十六歸于先君是時忠貞公位已顯朝望蔚然未幾遷擢至公宰弟又尚王燁爀昌貴而先妣益祗飭謙愼處先後間絕不以門第相高有鍾郝家儀則先祖考議政府君甚

宜之推爲一家諸婦之首祖妣金夫人生長法家閫範卓然以其德性相近尤加愛重先曾祖考忝議府君嘗語忠貞公曰吾自少至老見婦女多矣資稟純美未有如新婦者長者家見固宜如此吾家福祿將見其未艾矣性温雅介潔而存心處身方峻正直凡世俗苟且依違之行浮濫夸詐之習耻之若浼勤篤絕人日必晨起盥濯親視先君盤供調胹百味極其精美至老不廢大耋之年亦爲不肖尸饔不憚勞劬一臠一蔬之微裁截位置必使整齊不亂與古之割肉必方斷蔥以寸者暗相符焉於食物只取精簡無偏嗜不喜厚味雖甚老而病於先世諱日累日食素享先之禮尤致慤愴先君非宗子故家不奉祀然必具潔馨送宗家以備祀需先君有疾則粥椀藥鐺躬親炊火不使子女婢僕替行至冬不入室夏不就凉苦身自剋疾瘳而後乃已在外邑行女婚而皆出自機杼或節縮常俸毫毛之細不藉官物不以有無關君子近世宰樞家例多雜色人先妣常鄙夷之曰士君子家寧可雜亂如此痛加禁絕閨闥之内只許至親仵使之出入餘人不敢厠迹有禽緣干請者輒峻責而斥絕之時果微瑣之物亦不輕受人皆敬畏而

稱歎之曰非獨相公也乃其夫人之清世所罕聞至相戒毋敢妄干私囑由是先君位極三旌而門庭冷落如寒士家一時以爲矜式尊爲命婦身先儉約常服紬綿不御錦綺人或勸之亦不聽隨不肖在官府嚴束婢嫗絕不使内外交關不肖或於壽辰略有供進則又戒其踰濫曰恐垂吾兩家遺矩也孝悌篤至高陽公享年不永都尉公尤早夭終身悲痛語及必涕下如雨大夫人年高頻頻往侍及喪年已六旬而持制不懈一弟早寡窮貧憐念甚至隨加顧濟疾病亦眷眷不已事舅姑克盡其誠所賜服用常列置於

前時時撫玩謂子女曰每見如承音旨當終吾生用之耳賜梳年久至耗傷而不去之事雖微至誠哀慕可見也先君末妹金氏婦貧甚以先舅姑所鍾愛也待之有加軫恤眷戀曲體其意遇族戚甚敦於窮窶則加厚御婢僕恩而有威賞罰甚明雖以罪被捶而有一善必存記而施惠以此婢僕輩畏服而愛悦之莅家織鉅井井秩然有序年及耄期精神不衰視家秉如少日不肖晚生其恩勤撫育固可謂異甚而有過戒責不饒每舉忠貞公與先君清素遺範勉令企及其誨飭深切有如此者嗚呼宜顯不孝無狀其於

晨昏温凊之節多所闕略而先妣實有深慈至愛至其末年不肖年亦向衰而保養護視無異嬰兒自飢渴燠寒以至日用事物無不用意省察恐恐然猶慮少或致傷五十年如一日不肖累哭子女之夭先妣常慼慼憂惋晩得一孫撫愛至甚臨沒亦眷憐不已今長成娶婦而先妣不及見矣不肖甲戌登科第於具慶之下以玉堂官乞養得金城會以事不得赴後數年以前承旨出知伊川府已又連出按嶺南海西備極榮養既歸特陞拜禮參位次卿月先妣以忠貞公所着金帶賜之曰吾得見汝腰金又着吾祖之帶吾心之喜已極而吾夫子亦曾着此三世一帶其事尤奇吾倘見汝黃閣之繼躅否翌年有按畿之命將奉往官次而奄遭大戚及後忝躋八座濫膺韋平之拜不洎之悲隨遇彌深矣嗚呼痛哉先妣於癸亥從先君職秩封淑夫人翌年進貞夫人丙子遂受貞敬之封竊嘗總而論之先妣戴美世令早有孺染莊肅自持栗然如玉晩又德器渾成寬裕有容慈仁愛物涵覆羣衆人咸得其歡心婦德母儀可以光垂後世而庇賴子孫云先妣素彊無疾丁酉冬偶示傴以十二月十八日棄不肖春秋八十三以明年二月二

十四日葬于楊州治東雲吉山下陶山里卯坐酉向之原距先君墓十里而近先妣生五男八女男宜顯議政府右議政兼兩館大提學女適士人權尚明洪德普尹溥江華經歷金希魯餘並夭宜顯初娶觀察使魚震翼女不育再娶主簿宋夏錫女生一男二女男普文娶判府事申思喆女女適黃崙金聖柱三娶士人柳寅女生二女並幼權生二男一女男熒瑩恭奉女適黃堉洪有繼子得福縣令尹有繼子相謙金生一男致萬恭奉內外孫曾玄捻三十餘人先妣純德懿行蓋不止是而不肖年老衰落忘失爲多僅錄其一二以俟執形管者採掇而表章之昊天罔極嗚呼痛哉丁未九月日不肖孤宜顯泣血謹狀

亡室贈貞敬夫人魚氏行狀

龍仁李宜顯凡有三配其元配曰贈貞敬夫人咸從魚氏江原道觀察使贈議政府左贊成諱震翼之女也十世祖變甲　世宗朝爲集賢殿直提學有恬退之節其子孝瞻判中樞府事文孝公文孝二子世謙左議政文貞公世恭兵曹判書襄肅公三世四人俱以文學勞伐著並載於　國朝名臣錄襄肅曾孫季琯左參贊其子雲海擧遺逸屢拜諸道都事卒官平

昌郡守栗谷先生甚許之卽夫人高祖也曾祖夢麟
童蒙教官祖漢明左水運判官贈左參贊觀察公聘
原州元氏學生玭女以　顯宗八年丁未正月二十
一日生夫人聰慧夙悟絕異凡兒筆札針線精美神
速不勞而自就見者莫不驚異之十七歸宜顯時余
考妣年俱向衰而子只有余一人及見其長成娶婦
幸喜固極矣而夫人既有端容美質淑德懿行女工
之能又超越常倫以此益加愛重常曰吾子婦德性
非世俗婦女可比此婦之入吾門實吾家大慶也然
夫人不以是自懈愈益謹畏未嘗有纖毫違忤性拙
直純白無機變言語不流利不能承迎人顏色以求
媚悅而誠實眞樸表裏如一絕無忮克傷害之心故
人且信而敬之自妯娌娣姒以及遠近族戚咸一口
稱服以爲賢婦由是在舅家十八年終始無間言事
余亦和而有別規益頗多良善之人類多頼懦短於
營幹而夫人不然御下却莊肅有威婢嫂輩愛戴而
不敢慢家政井井有條無一事罅漏褊隘少容婦女
之通患而夫人心量極寬人或非意相干絕不與較
遇不平忿恚之色不形於外愈見其和泰余或盛怒
嗔責辭氣益荼無一語抗辨惟深自摧謝余亦自覺

其過而止焉家嘗失火火逼其室終不出事定人問之曰女子當急遽之際不可輕出門外況尊章在吾何徑動先考妣歎曰此實閨合於圖史所記也夫宋伯姬之行千載一有而夫人優爲之不賢而能如是乎夫人受氣甚薄感疾尤頻一年之內安日恒少又血氣不調近十年不字先考妣憂之甚求嗣之方靡不用極雖苦口湯劑亦服之不厭日尊章愍念之意何敢不奉承自庚午始連生子女俱四歲而夭後又生子女夫人既虛脆善病而連歲胎殞益致傷憊兼荐見天慘積悲哀肌肉日消鑠夫人自知壽命之不長常噓唏歎曰吾病如此恐不能久事君子上以貽戚於兩家老親下使幼稚失其乳哺此尤可悲也庚辰四月偶感風氣日日增劇至六日奄然而瞑是月十八日也得年僅三十四毋元夫人年七十六方隨子在西縣及喪之日書至滿紙皆思戀語以其書讀告筵前嗚呼慘哉是時男始六歲女四歲俱有夙惠能知失母之悲此尤慘惻不忍見矣先考妣既喪夫人悲不能自止歷累年而語及必涕淚縱橫撫育兩稚日望其成長及先府君疾惟幾顧不肖曰吾於家私無一嬰懷惟兩稚耿結不忘耳嗚呼尚忍言哉先

府君以癸未四月不諱而翌年六月兩兒俱病弟以
七日夕欤兄以其翌日朝欤於是夫人血屬遂絕而
吾家宗祀將無可靠矣先府君臨命之托亦歸於虛
地矣天乎天乎寧有是哉始葬夫人于楊州治東金
村馬山里酉坐卯向之原距先祖考墓隔一岡至是
以兩稚瘞於其傍嗚呼先府君每稱道夫人不置曰
吾子婦必享福人也吾家積慶必於是乎大發矣夫
孰知天不佑仁善既椓夫人之命又勦絕其遺嗣使
我先府君平日期望之至意一朝而及盭若是哉余
以宗祀之重承考妣命繼娶恩津宋氏生一男二女
男普文娶判府事申思喆女女適黃棆金聖柱雖不
出於夫人之腹而實亦夫人之子女則夫人其可謂
無子而有子矣惟此庶可以少慰掩抑之孤魂也耶
夫人沒時余官兵曹佐郎後九年陞通政從封淑夫
人又四年以余秩二品贈貞夫人又十五年余陞一
品乃加貞敬之贈嗚呼念昔少日夫人勉余學業而
日君子若顯揚我亦當與享其榮豈不幸哉及通籍
數年而夫人遽沒乃以虛詰展於靈几之下尚可謂
享其榮也乎悲夫悲夫夫人既葬術人多言地之不
宜塋隧之事猶未究竟故姑不得誌其藏先爲狀以

示後人雖文字短拙不能盡其實美而尚斷以此考
徵其萬一云爾丁未九月日夫李宜顯狀

亡室贈貞敬夫人宋氏行狀

贈貞敬夫人恩津宋氏者龍仁李宜顯之中配也考諱夏錫司導主簿妣昌寧成氏牛溪先生諱渾之玄孫也父曰泰奉熙緝惟宋氏遠有代序十一世祖愉號雙清堂以隱逸名其四世孫泰奉世良有二子長龜壽　宗廟奉事號西阜性至孝居喪白燕巢廬人以爲孝感次麟壽吏曹參判號圭菴以德行模範士林特謚文忠西阜公有二子長應期儀賓都事次應光牛峰縣令圭菴公有一子應慶無子以都事公子承祚爲後知禮縣監其子時爀砥平縣監砥平公無子以知禮公弟兵曹佐郎邦祚之孫基明爲後　寧陵參奉泰奉公生考時瑩大君師傅師傅公出後於從叔父典籤熙祚卽牛峰公子也泰奉公實生王簿公夫人以　肅宗八年壬戌二月十九日生夫人之家雖未得奕世隆赫而世德之美人莫有先之者蓋雙清公旣持高節而其母柳氏以烈女旌閭西阜之孝圭菴之學又振耀一世佐郎以剛直有重名其弟甲祚立節昏朝特謚景獻卽尤菴先生時烈之考也

師傅之兄時榮殉節虜難特謚忠顯祖先宗族多以
道學節行著而若牛溪與成聽松文貞公守琛朴江叟薰白忠肅仁傑之學術李正獻潤慶
尹文貞根壽李忠簡山甫之名德尹忠憲烇之節義
皆爲其自出內外協美胚胎孺染固有異於人者故
夫人性清高貞介無鄙俗之態蕭然有林下風氣信
乎典刑之猶可見也始夫人入我門而前配之子有
二人撫存愍育恩義曲至二兒亦依恃如所生前配
祭奠必殫心辦備器皿饌品務極豐潔曰吾於此若
有忽慢欤者有知豈不憾恨恤其舊僮使加於己婢
尤篤厚於前配母元夫人數以旨味送餽其隨余在
外藩以果實腊肉擇其宜於老人者手自藏庋櫃閣
極其精美以餽元夫人元夫人感歎至於泣下一家
婦女甚多簪珥聚會之地是非長短辭說紛然而夫
人飭己周謹不受人罅隙雖不悅者終不敢肆意疵
摘事余盡禮而能莊燕私之際益自整肅余亦不敢
以昵狎加之待人極厚有求即應不計家有無尤愍
惻飢寒人必欲賙濟於物澹然無欲自幼而然見美
好者輒讓與他兒仲母韓孺人每稱以氷清玉潔前
後在藩府一無所要索恒勉余以簡飭以是官中上

下咸一口頌夫人之清夫人世居清州固鄉人也素習於儉約衣服飲食皆取朴陋凡俗所謂靡麗之粧號爲時世樣者不以近身錦綺珍玩之屬視如泥土於人之巧爲袨服艷飾者略無欽羨之意顧常喜織布每自上機杼聲軋軋不休以衣余與兒小此事京華婦女素所鄙夷而不爲者夫人安然不以爲耻余本不喜紛華暨時事漸艱尤有休退之志以親老不決見夫人安於澹泊心悅之擬於早晚携手歸田如鮑桓梁孟之爲以共娛暮景而夫人遽没矣夫人素儜弱少神氣而猶無大段疾恙始孕兒下血過多仍成虛憊之證久乃得安而根株尚在再孕三孕而愈加至四孕始得男子舉家動色相賀夫人亦自幸而病益危劇遂至不救臨絕精神不亂處後事纖悉時距兒晬日纔隔月惟以此耿結而死悲夫悲夫夫人二十而嫁與余同居僅十六年吁短哉其卒之日即丙申七月初六日年止三十五享年與同居之年略與前夫人同亦異矣夫人歸余之八年封淑夫人後四年進封貞夫人從夫爵也貞敬之贈實在後十五年始葬夫人於前夫人墓傍其明年先妣棄簾櫳營厝于其十里許陶山里又明年移夫人葬窆於其下

艮坐坤向也夫人始生女期而夭次二女適黃崙金
聖柱男普文娶判府事申思喆女吾兩人後事惟靠
此一見天道有知倘可以綿延嗣續以伸夫人不瞑
之恨也耶始擬作小誌以識其藏而顧念先考妣幽
宅尚在商量夫人既從葬亦當隨而定其遷否故姑
以狀述先焉語雖未該大體亦已略舉矣覽者尚有
以詳之也丁未九月日李宜顯狀

淑人昌寧成氏行狀

淑人昌寧成氏昌寧人其先出高麗
吾宗叔佐郎公繼配淑人成氏昌寧人其先出高麗
中允仁輔五世而至靖平公石因入本朝官禮曹判
書又三世而文安公任官吏曹判書文安之後連世
有人汔爲大族曾祖昌一俱不仕考鏶由武舉
登第蚤卒妣牛峰李氏宣教郎晩熙女觀察使之信
後也淑人以我肅宗庚申正月十八日戌申生卒
于今上壬子閏五月四日己丑享年五十有三淑
人生有至性少孤執喪哀戚如成人哭泣幾至失明
既歸事舅姑盡禮入門之始年才十八歲舅縣令公
稱之曰是必能宜吾家不可以年少易之授以家政
小大咨焉已而縣令公卒姑尹氏年老寢疾淑人奉
藥物侍側不解衣者五年及姑且終取視所爲時月

制者備極精好乃歎曰家貧何以能如此新婦之
惠也及葬淑人日殫誠盡力任其勞劬三年之內親
井曰執饎爨以供祭祀每寒月手足至皸傷見血夜
則坐而假寐六七年如一日其疾病醫餌之用多丐
貸於人且八九百兩嘖言將至淑人經營拮据無幾
時盡還之公常言使我不以貧累其先而憾於終事
者淑人力也是爲我恩人待之如賓友沒時屬托甚
重公居家坦易儉素喜施與不以事物經心時節往
來朋舊滿門淑人常力爲備酒食未嘗言有無費公
之羣從子弟有孤貧無依者來歸如其家淑人拊愛
以誠冠娶長養終始無間皆感戴歡欣事之如母親
戚有喪不能自辦者家自爲具以助以濟公所交多
當世賢人長者以是淑人德聲播聞諸公間咸稱哲
婦哲婦云公疾革淑人沐浴露立泣禱于先廟求以
身代既而喪憂毀疾執禮彌篤以至終身蓋淑人自
其先世以貞孝清白著稱故家遺法久益不衰淑人
考兄弟五人事大夫人至孝曾王母於丙子亂奉姑
避兵安峽山中路與賊遇相與懷刃墜崖血流于地
賊相顧愕眙以去家人扶舁而歸幸皆全完事聞賜
復月致粟其世美如此淑人之賢蓋亦有所自也淑

人既蚤失怙大夫人衰老甚奉養益致虔及喪躬親
百事殯葬饋食之禮克盡無憾祖先祭奠必具蔬果
魚肉不以疎昵而有間有弟一人友悌甚篤爲之成
就保恤經理微悉一如親在之時公沒之後淑人持
守門戶教育子孫憂勞勤瘁未或自佚每日未明而
起拜家廟坐正堂以理庶事歲時之祀先期掃滌僕
隷之與祭者亦令齋宿更衣爲供具必躬視酒漿要
在潔精雅不以豐侈爲尚日享先當以誠不當以物
也當祭竟夕不寐坐而待事已祭而猶悲泣達朝江
上先墓或世遠宗人浸解有田而未薦則諭令立法
割其田更置得歲收其入以供祀事於是族人皆歎
其決以爲不可及其居喪極致毀食素十有餘年危
疾者數矣幸復得少間蓋時有奇佑之應焉往在
肅宗癸巳公卒于京明年正月歸葬巖江既而奉几
筵守制於江上淑人晝夜衰絰以居用苫蓋爲薦委
身一室晨昏饋奠哭不絕聲涕淚著地爲之經年不
滅所居屋宇新修圬泥痛露無塗墜夏月暑溽下濕
蟲蚤滿室疾病靡寧終夜不寐而一不爬搔戒左右
毋得妄殺一蚤吾凶禍罪罰安求自逸耶既而羣蟻
日夜相銜負以出戶外蚤遂絕族隣莫不嗟異以爲

精誠之極乃至孚感於微物云自是以來宿疾日瘳
彌留久而愈欲不得行步出入夜則煩悶引水飲却
湯餌不服常貯水座側如是者累年一日夢公贈以
藥漿明日卽止不更進水疾亦良已後嘗爲諸子言
夢寐感應宜亦不虛然竟沉淹積歲以至大故而藥
物不時進日我乃未亡人也嘗晨謁廟退立階下泫
然久之曰入室如見舅姑吾衰甚久行安可幾也
其明年終于巖江先廬之旁近寓舍臨沒無一言及
後事取酒與二子訣反席而終淑人嘗謂長子宜夏
曰汝先妣之喪送終旣儉我喪亦宜如之毋使有過

他日同歸地下新舊之飾有異神理其能安乎至是
斂葬諸事一視前喪遵遺旨也淑人仁恕聰明識高
而慮遠孝于親友于兄弟遇宗黨謹而有恩御家衆
嚴而有法起居坐立必有定位衣服飲食必有定時
善於彊記鉅細不遺幹理家務常不言而自辦平居
整飭自守手執所事以終日不自暇逸喜怒不遽事
有不意絕不示疾言厲色其於人慈愛深摯常有不
忍之意見有阨窮可念雖在疎間亦爲之漣洏惻然
必有以周濟之有言其太過者輒曰性情自爾不能
遂已其教子姓也愛之固甚矣亦不猥假以色辭至

有過必加譴責使之下庭受罪或令從師請學冀有所成就又嘗諭之曰汝等努力學問家人細瑣不足知之吾見世俗婦人每於家事屑屑喜說貧凡士之卑陋近利慊慊然心不廣者皆爲婦言所中故也昔汝先人嘗公退歸家歎曰今日士大夫多庸鄙唯規規焉家私是營世其衰也某也良士猶然蓋困於貧失其操者也汝其服念於茲毋忽又戒之曰吾性本不喜世俗名利之榮思與爾曹就佳山水築室其中讀書耕稼無求於世爲士之道但當飭躬正行不妄交游不失身於人得稱爲君子人亦可以爲父母榮

何必富貴利達而後可哉或時出至書室見有簡帙几硯散亂不收者必手自齊整刷拂之曰汝輩惰性若此何能辦事其居處服食必令以長幼爲序雖微小事亦致意存戒立法示教常在孝悌倫理之上又每舉正大二字申申勉厲其義方之訓森如也嘗論文公小學而曰此生人之所必自爲耳何至筆之於書以曉之耶每從容語其子曰過失之差人所難免患在有之矣人不言而已不知之爾我則有過汝宜隨即救正毋自嫌阻既而笑曰雖然直言之來固知其善尚覺難入信乎莊士之寡合於世也或有非意

之訾諸子爲不堪淑人夷然若不聞徐而曉譬曰我無是事彼言何有久當自止不足介意吾用此法經歷多矣又曰凡遇困厄橫逆常思他人所遭有甚於已者持以自比則當自得力事宜靜以自俟不可徒自紛紜有損無益也辛丑新修巖江先廬既成命宜夏名其正寢之堂曰遠睦以道發其永遠修睦之義每言臣子之於君父其分義之重豈以矜紳簪珥而貳視也庚子夏 肅廟大漸承命宜夏自江上入京探承安危候日方今中外憂遑汝雖布衣徵賤世祿之裔義不可退偃鄉里及聞 喪下堂哀哭久而乃止曰平生未嘗深識國恩而不覺涕泗君臣猶父子信非虛語也淑人雖無經籍講劘之工而天資明粹自然暗合於道理類非尋常婦女所敢幾及是以族親知舊無不中心敬服有大事必諮而後行喪也又皆曰某家其如何淑人之德修於已而信乎人者乃至於此嗚呼豈不賢哉淑人生二男一女男宜哲進士宜大有志行早夭女未行而天宜夏公元配金氏出也又有妹妹二人適進士金錫範士人趙台佐宜夏生男普昌普行普聖女適韓命集宜哲生男普翰普衡普衡爲宜大後金壻子道東道南趙壻子銓內

外孫若干人公諱世雲縣令公諱胤岳龍仁世家也
淑人卒之四朔是年八月三十日甲申葬于抱川雙
谷里先兆之下越二年甲寅春又移公葬與前配墓
暨淑人塋合爲品字形厝焉既事宜夏宜哲等排纘
淑人行治爲家狀甚詳猶慮夫遺美之或有漏失也
又追記餘賸極其纖悉仍請余連綴爲一文余既重
哀其孝思之篤又以忝在宗戚之末嘗有稔聞而欽
歎者遂一用其文繁而不殺惟斷立言君子之就加
裁擇鑑定以表揭玄隧登載彤史昭垂悠久永式閨
閫云爾丁巳八月日謹狀